

勉菴集九

其四十三

~ 16  
2374  
9





和  
號 2874  
卷 23-9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目錄

序

完山李氏孝文公派譜序

送朴道謙海量序

老圃遺稿序

夢關遺稿序

慶州崔氏族譜序

送宗人命彦膺健歸北青序

錦梅宗人鳳煥六十一壽序

茅廬集序





三嘉宗人派譜序

金竹軒實紀序

晉陽河氏派譜序

天安李氏家乘序

鳳村集序

鶴山李公

實周

司馬回榜讌序

黃烈成公遺蹟序

密陽朴氏派譜序

慶州金氏派譜序

兩蹇堂實紀序

安進士獲壽母詩帖序

可隱實紀序

送廉乃範

錫九

小序

東籬稿序

天台續遊錄序

青城李公實紀序

仁川李氏派譜序

密陽朴氏派譜序

利川徐氏派譜序

松菴稿序



光山金氏派譜序

孝忠類編序

農圃續集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序

完山李氏孝文公派譜序

國家自 祖宗以來世修 璿源錄譜略等書藏諸  
太史秘局使百世之後有所考證而遵守焉蓋亦祖  
述周官正世系辨昭穆尊尊貴貴之義模倣漢唐宋  
序錄圖牒凡例以正其本源大綱去處而支流之列  
於臣民者不與焉為其同異親姓均我臣子而無足  
更事枉族敦宗如士民家譜例也今 上元年宗  
人稟定以每歲孟春特使 璿派儒生助祭于 先





王先公繼令宗親有司搜括中外各派系牒統為一書與凡文獻無據淹滯不振者并勞來鼓發咸得無遺殆程子所謂明譜系收宗族為管攝天下本者而亦數百年來一有之盛典也但於編摩之際任事諸臣不克審慎杜撰妄作十居其九則便與我 聖上繼絕存亡叅贊化育底至仁厚澤背馳弁髦而莫之救矣戚叔鳳圭氏慨然于斯宣言本宗長幼曰人生有倫倫必待人而明譜者亦明倫中一事也殤年王子亦且繼後則夫婦之倫可去也若子若孫擅率父祖而後于他人則父子之親不必講也衆庶且不為

而况於公卿大夫乎而况帝王家一政一令係萬世褒貶者乎與其從衆而獲罪名教寧立異而獻于祖宗乃與同派若干解事者就傳來世乘補闕添漏彙為一編而於昭穆去來之際尤三致意焉功告訖謂余以屬在外裔命述其所以而序之余惟我 朝宗英與周恭伯漢河間齊德并美者除讓寧孝寧惟大君是耳子姓隆替官爵隱顯視兩家雖有遜焉而至其世述文行久而益顯反有以過之若林亭樹亭之遜世自靖丹城公之清德雅望醒齋公之經術文學至今數百年久殘簡爛編並有可證且夫叔氏今



日之舉則當此倫綱墮地之日其磊落光鮮嚴毅正直可質諸往古而無忝貽之後來而有光決非世俗循利忘義者耶可彷彿其藩籬也嗚乎天下事名正則言順言順則事成今大君家譜正且順矣安知其昌大發越用裨我邦家尚義敦倫之治者不由斯譜中出乎

送朴道謙

海量

序

余在海上敬讀華陽大全知遜齋朴公所始終於先生者百年之下不覺蹶然起感惟以未及識其子孫爲恨一日門外有剝啄聲亟迎而叩之則光州傑士

朴姓海量名道謙字乃遜齋公房裔也相守有日見其動止有則言論博雅已知其法家見聞而只吾所存鹵莽不足副遠來之意是愧焉旣而放還路出于光遂拜其大人於河南席上經宿將發道謙甫以親命同余至弊廬未幾聞吾黨龍溪子教授于花山即就而言所以來之意則龍溪子便大喜具誦宋先生當日告遜齋公者以開之自是講程朱栗尤之書習揖讓進退之節庶知吾道之爲貴進取之爲餘事及其反面要一言以贈余曰君家上述巴翁下接羣賢詩禮淵源有自來矣駕海涉陸擇友講習勇斷剛確



過於人矣而若其勉勵持守之方則又有諸君子叙述吾何夏贅雖然有一焉心者一身之主而摠領乎物者也物役於心則伸於萬物之上而逸而日休心役於物則屈於萬物之下而勞而日拙其效至於善惡邪正君子小人賢不肖有大相絕者而其端特在夫一心之定不定耳孔子所謂克己復禮孟子所謂存心養性正爲此也近世以來此學絕講讀於家者以葩藻詞章誇多鬪靡爲事業出于世者以固寵保位畏禍趨福爲伎倆見說經者則曰此迂儒之死法見言事者則曰此病風之狂人羣譏衆排左笑右訶

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苟非自立不拔者鮮不為所動並與其善端之發見而壞之駸駸然臭味聲色利害得喪凡屬於外物者顧乃窟穴盤據於方寸之間而迷不知反者滔滔矣今吾子則不然世之謂賊而可殺者不以爲累而欲親之世之謂死法而棄之者不以爲迂而欲學之是其好惡取舍之權固已審於以心宰物以物役心之分而亦非資稟之純家庭之訓何以及此苟推是心立心以綱之講學以紀之朋友以輔之不得不措勿怠勿助久成熟則其將獨伸於萬物之上而貪富不足動死生不能惑毀譽



不敢亂而所謂一身之主者在是乎定矣于以承遜  
齋公家計追接乎潭巴洙泗之緒餘者豈不綽有餘  
師乎勉旃勉旃既以是對因以自警云

老圃遺稿序

夫禮之為體根於天命具於人心著於行事不可一  
日而離者也而其節文度數之詳則悉於朱子小學  
家禮及沙溪先生備要諸書後之人便因此講明習  
而行之則其由近及遠推已達人自有不可已者而  
教弛俗弊過者謂以卑近而驚於玄空下者溺於熟  
習而不知反焉則其施於倉卒急遽之際者類不免

茅纏紙裹之歸而所謂禮者即同筓籬遺物而止矣  
老圃文公奮起湖南之朗州慨然以禮教之不振為  
已憂斷置舉業日就冠婚喪祭鄉射鄉飲等篇循環  
熟讀深究聖賢制作之微義參互諸家敷衍之緒餘  
而間有古今沿革甲乙異同或不無取舍從違之別  
則又徧文當世知禮之士與相反覆融會歸一然後  
其修於身刑于家著之論者便左右逢原沛然有裕  
無所疑滯大而慎終追遠之本小而器物儀章之末  
瞭然如指諸掌又慮後生晚出或多有志於斯而其  
接引訓迪之責有不得辭者則便結廬數楹扁以養



正揭處朱子退溪栗谷三先生紙牌朝夕瞻講以寓  
景慕之意月朔與諸生依白鹿院規設講信會以爲  
常於是聞風者興起觀德者悅服自西自東遠近畢  
集莫不質疑而就正嗚乎是豈無克養積累之實而  
徒可以聲音笑貌致之者哉真可謂有見於天命人  
心之本然而兩先生嘉惠後學之至意亦可以不墜  
於地也後孫喆袖公取爲文若干要余有一言余辭  
非其人而不獲命遂撮其大意述而申之

夢關遺稿序

夢關公既卒之粵四年庚辰嗣子鏘翰士至甫袖公

遺稿千里踏跣屬不佞以序之竊念嶺以南素稱文  
獻大邦逮至我明宣之際則晦退諸賢接武勃  
興禮樂文質蔚然爲我東第一無遜於濂洛關閩之  
盛語其道則不越乎叙秩命討之顯論其學則不過  
曰格致存養踐履三者而達而在上則兼善天下窮  
而在下則獨善其身而已自是以來或聞風興起或  
私淑自艾隨其稟才高下用力淺深而各成家計進  
足以範圍一世退可以矜式後來而老于坎壈終年  
不售者殆不可數計而周知矣隆替有數挽近世士  
之劬墳典談性命者其於陰陽淑慝之別從違向背



之際類不倒朔南而易天壤者幾希矣公於是際超  
然奮起不由師承自知有用心處雖早業功令而亦  
以志意遠大故旋即擺脫既專力於吾儒法門則矻  
矻孜孜必期於向上乃已故其為學本末論理肯綮  
舉平實完朴可質古訓而無疑矣然不敢自信就當  
世有道者若錦谷石南兩先生及蘆沙先生多所取  
正三先生亦一辭稱許無間然是其取存所養非深  
造自得而不為風氣聞見之所拘束焉能如是雖遭  
時有顯晦事功有微著而其追接先輩以為洙泗洛  
閩之羽翼則同一揆也猗歟盛乎余還自海上念愆

杜門且積廢文字不嫻屬辭今於是懇烏敢當顧吾  
姓之籍於鷄林者並孤危單寒顯達尚矣韋布巖穴  
行義求志亦鮮其人今讀公藁胸次開豁自不覺氣  
湧如山况又賢嗣足繼其業區區欽景蓋非常人之  
比亦豈可無一言至若詩與文之稱衡評題自有其  
人不必更贅云爾

慶州崔氏族譜序

我崔胄于羅顯於麗洎本朝中葉以上則名德嗣  
作簪組嬋媿其所以垂光竹帛庇蔭來後者可與國  
中大家并其名穉莫能相尚自是以降位不稱德寢



而不振重經兵燹各家藏籍蕩殘遺漏十不存一而  
至行懿德之不可泯沒者往往沉埋無傳往往在健  
陵丁酉族高祖東興君慨然于斯因贅窩舊譜而傳  
採公私文字與聞見所及行之為七卷合譜傳布中  
外於是上下千餘年本支源流間或有傳疑俟後之  
一二去處而其餘並瞭如指掌庶證悠久而不感嗚  
呼先輩長德之為後世慮豈偶然而已哉粵七十八  
年 哲廟甲寅及又二十二年今 上丙子嗣孫寅  
變適追先業引而伸之摠為十三弓功幾訖丐余一  
言以相役余謂譜重事也一則曰尊祖二則曰收族

尊祖何孝敬為本收族何敦睦是先故大易以王假  
有廟為萃聚天下之本而朱先生亦以范氏義庄事  
編入小學書中則先後緩急之序斷可識矣世級愈  
下淳質澆喪雖名室巨族苟曰譜焉則或不無淆訛  
間雜貽人譏笑之端且况我姓氏族單寒疾疾在焉  
後進之不及先德又為著明則其在于今各自勉勵  
秉心砥行不墜父祖之業是目前急務以外第二件  
事也然可幸則有之見今禽獸逼人倫常墮地父師  
禮義之邦亦將淪胥以喪矧若今日吾族之單弱安  
保其容易湊合不改舊觀由是言之此時此役庶可



為承先牖後之一段肯綮而異日之振刷作興敷榮  
暢達又安知不自斯譜中出乎是則可書而不可沒  
也遂書而歸之

送宗人命彥

唐健 歸北青序

鐵以北山海之清秀鍾毓人物之忠信質直甲於國  
中亦我 聖祖龍興舊地而為五百年王化基本者  
實同豐鎬之於岐周上之人苟能以平蕩之政明三  
物賔興之法而培養薦拔則經邦理民成已成物底  
賢輔碩儒未必遜於兩南顧 朝家典式拘以門地  
率以功令而無他焉間有高尚其志隱淪不售而終

老堪巖者何限且夫我姓之同祖文昌散處域中者  
不為不多中而零替不得與某某巨族爭其甲乙久  
矣輦轂之下尚然况去王城數千里而又為朝典所  
拘者哉宗人命彥甫因槐行往來訪入陋室叙多少  
情話因縱言及其先王考泉谷公以愨實之資勤厲  
之工不取聞達隱居教授鄉之人服其教薰其德而  
善良者殆六十餘人及其卒也士林門生之叙述誄  
挽盈溢箱篋類皆考實非誣因要一言以贅之余不  
覺歛衽起敬然若其揄揚闡發諸家已盡而無餘蘊  
則設有云云是乃屋下之屋床上之床焉用取哉特



欲奉告則有之吾子公車之行凡幾年於此矣朏之外物不可無得失得失判而欣戚生焉則吾之本領田地自然被宅播奪而喪其天賦之自然者滔滔矣君家世傳儒學仁義忠善固已爲一鄉之矜式且見吾子溫雅愷悌飭躬克志無一毫紛華波動之意著於動作辭令之間則數年荆園之役吾斷知其爲牽制國俗出於門戶之計父兄之望而非十分中心所欲也由此言之科業之在君子所性初不足爲一毫加損奚啻輕且小而已顧痛加思勉溫繹鄒魯之大旨講習程朱之法門夙寤晨興勿以老衰退托而自

力焉則予以紹承世業綽有餘地而泉谷公其將曰予有後焉曷不休哉深感詢莩之感用貢愚者之一得云爾

錦梅宗人

鳳煥

六十一壽序

壽於人所欲存焉而有生之初受在氣者厚薄不同賦於命者脩短各異而一定不易則其不可以力得者壽也幸而得之又無德以先後之則是壽也徒血氣精靈之使然而與一箇草木之榮凋無以異矣又奚足貴哉是以達於命者存心謹節盡其所受乎天而不以殀壽貳焉則命之立矣邂逅而壽至壽至而



不自壽而人之壽之者壽其德則斯可矣詩云愷悌君子遐不作黃者又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言仁者之壽乃其正理而貴其德之有始終也噫公之今日豈偶然哉抑必有所致之矣蓋其體幹豐盈聲音洪暢已屬非常稟質而平居終日與物無競絕煩惱戎嗔恚機關不設伎求不形者固又有壽之之道焉至其存於中者以早孤不及致養銜恤茹痛凡富貴聲利之場形色臭味之欲世人所役役者一切不以經心惟孺慕痛悼之情自少至老未嘗一日忘于懷茲乃惻怛慈孝天賦之性豈容以一毫外邊物事干我靈

臺者哉且惟公之家德世有不食而艷稱於邦人者久矣在昔虛齋先生以堯舜君民之姿當已卯盛際唐虞至治庶幾可復而大運駁驅不克有伸志士與感百世如昨日自是以後名義閎闊世不絕書至其高王考教官公以後則簪纓少遜而不衰者文行忠信是其積累培壅決非朝夕之故而受報酬德不予其身則於脚下子孫乃天理之自然也今其叔父將作卽及從叔丈俱以孝友敦睦之行爲鄰里鄉黨所推重年皆至七十而華髮童顏視明聽聰康健如少壯時况公比之二老人爭以數年差池則其自是而



馴致耄耄以登期頤可保其無疑也然則自我立命  
身與壽會而人之壽我以德而不以年者殆公之謂  
也豈不感哉歲屠維赤奮若孟陬之乙丑寔公覽揆  
之辰是月日也三陽泰回萬品咸若是一年佳節而  
又元者善之長也天人相感之效尤可驗矣其胤載  
儀傲涑水家儀獻壽稱慶於其所喜或造請或折簡  
並如期趨焉余時適居憂而未能焉則謹以數行陋  
拙替伸頌禱之忱云爾

茅廬集序

論人於隱現用捨之間者槩視其師友淵源軒輊而  
進退之茲曷故焉開示門路立定向背存乎師輔仁  
觀善切德琢磨存乎朋友二者相須而加之以講明  
體察爲已務實之工則人已相資內外交養而進德  
修業綽乎其有餘矣由是而朶諸近古先進則嶠南  
三嘉縣臥龍山下茅廬崔公諱南斗字子仰先生者  
殆庶幾焉公生年五十八而以處士沒之才之學蓄  
而未試然其生也侯伯啓薦相臣遙稟幽潛之德達  
于宸聽其沒也知舊門人加麻致奠如失怙恃者  
殆數百人嗚呼公何修而得此也蓋以師友之正兼  
自強之力積累發越感應神速宜其以韋布眇然之



身爲朝野之重輕也竊念公以溫和近道之姿大見  
器重於文獻公屏溪尹先生源源其經禮問答娓娓  
乎理氣酬唱贊見之初便以明善誠身慎獨六言大  
書以贐之又以入道門三字揭公燕居之室而敷衍  
數百言深致眷眷則其付託鄭重豈可想見同時如  
宋雲坪申直菴權蒙齋曹敬知慎黃臯曹巴谷諸公  
又尹先生知舊與脚下也以若好師友指引勸導做  
得本領田地又用發憤忘食人一已百千遍語孟萬  
讀庸學而不知老將至者誠曠世而一聞也不佞往  
年自海上歸過蒙宗人秉五甫不鄙辱屈即公之後

承也一宿傾倒見其樂易端潔不問知爲法家拂士  
及今爲其遺稿之將入梓也馳其三從秉王胤子德  
煥猥屬以校讎而玄晏之雖平日之所願一奉繹顧  
人淺言輕何敢塵穢盖潭巴源遠末流多歧心性理  
氣之甲乙異同不能無使人眩惑之端而公乃毅然  
自立不隨人上下者尤以見師生間知己之契也若  
其造道淺深文字體製今與後當有具眼者從且質  
焉詩曰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敢以是望於公嗣承  
者

三嘉宗人派譜序



程夫子嘗謂管攝天下人心，惟宗族厚風俗，莫如宗法。王荆公會論太廟位次之謬，而曰：人豈有無本而生者？云爾。則又以謂介甫所見，終是高於世俗。然則自天子至于庶人，推本吾所自出，而致謹於一原，敬重我所同宗，而該貫於萬殊，固生民以來秉彝之恒情。此譜法之所由始，而有家之所同也。新羅六部，我崔居一，而大角干、文昌侯、實創垂之麗朝，尚矣。逮至我中葉，以上簪纓名德，散居中外，有功存民國，流芳簡青者，有捨生取義，扶植名教者，有養德山樊，模範士林者，當是時也，崔之家聲，蓋不草草及其兵燹劫。

運文獻多闕，窮約相尋，名位不揚，駸至今日，寂寥甚矣。惟山南數三大家，閱歷數百年風韻，文物尚有典型。大丘以明菴公為宗，隱逸官爵世稱，名聞慶州。以貞武公為宗，庶矣。富教奕葉上摩三嘉，則分派於大丘，繁衍盛大，不及本鄉，而亦優保郡望。宗人秉五甫方，有修譜事，屬益鉉一言以相之，竊惟氏族至象，豈能家家而貴？士大夫自有士大夫家法。今吾子世傳文學，砥礪名行，源流甚長，近故茅廬先生從事性理，大振厥聲，屹然為南服之儒宗，而特所遜者位耳。由是觀之，高車駟馬，非榮也；簞食瓢飲，非病也。惟吾祖



宗之德之法是遵是述為父兄者樂善守禮以率其  
家子弟種學績文以立其本期之百年永久勿替則  
安知今日困弱未必是前頭大受之根基乎聊以是  
塞責若其條例創沿編次簡煩自有門議之素定無  
庸架疊云爾

金竹軒寶紀序

昔先王所以維持人心紀綱政事者條例節目極其  
廣博而未始不以修明倫綱培植民彝為先要苟有  
事親而能子道事君而盡臣職者雖百歲之久千里  
之遠舉皆旋別表章使大小遠邇咸有所觀感而興

起此正三代以來帝王家御世之大本亦我朝五  
百年關和典式而泯西一隅則以殷師舊邦其所致  
意者尤眷眷焉近古贈叅判金公履紕東京世閱  
西州望族生有異稟事親誠孝自始至終靡一念不  
在於親姑舉其著者言之幼時懷果如陸績薪水代  
勞如董生侍疾而嘗糞禱辰似乎黔婁號泣而鳩鬼  
自至似乎王祥至於永感而禁生日之讌家饒而悲  
養親之不逮又可見其出天之至性而所謂終身慕  
者非徒襲古人之言而區區為是矯飾也推此以及  
而友兄弟睦族姻信朋友恤貧窮皆殫竭心力無一



毫放過此公大處之表表人耳目世所共誦者也故  
其應之來者既沒而寵之以貳卿榮之以綽楔名聲  
暢著先生一省噫真可爲爲善者勸而 聖朝明天  
理正人心之功亦可以無憾矣按公先兩世有諱壽  
億義龍者壬辰龍潭之 狩已未溪河之役率其子  
弟效勞立愷事功甚著顧以世代變遷居地僻遠不  
令聞於來後而爲一時士大夫揄揚傳誦者亦豈非  
有待而然歟自茲以往爲公脚下者苟能因其基本  
擴而充之勿恃其野已然而益勉其所未至則於嗣

述之道庶幾無愧矣從子琥鉉甫以其行錄之將入  
梓也踏躡千里問序於不佞事雖左矣而志則甚勤  
不敢以陋拙辭

晉陽河氏派譜序

嗚呼天下之生久矣鴻荒氣化無得而稱焉自書契  
以來迄今數千年凡衣服宮室而列於人類者豈適  
然而已哉必有所自來亦有所將去乃譜法由起而  
疑信顯幽之際彞倫之晦明世教之污隆繫焉此程  
夫子所爲慨然歎惜以叔宗族明譜系爲管攝天下  
之本者也余不習典故於氏姓之學尤甚焉適爾往



年待罪喉院竊以謂繼絕存亡王政中一端疏及瞻  
派出後事不施行而竟致仇敵堵立幾陷大戮賴天  
之靈苟全性命而餘悸尚存誓不敢泚筆於人家文  
字者久矣日河君智錫兼洙甫齋世譜一寫自嶺之  
晉陽過千里入青城山中要一言以相之顧其屬意  
過重非一場辭遜所可獲免則謹按河氏晉之望也  
成化間有雲水堂諱潤以清名直道愷於時仕卒順  
川郡守見鄭文翼公所述墓銘者既爛然可證而望  
楸泣楸二公龍蛇之役奮義敵愾俱有勞績泣楸之  
胤雙負公又明於尊攘大義被 朝家甄拔自是以

後名德文行世不絕書至今如一日何其盛也蓋其  
始祖平章公盡忠麗朝不以所值之夷險改易志節  
曩常汗青炳垂百世宜發之長而流之遠也如此舊  
有河氏全譜至烟艇處士諱秉一始以 贈領議政  
諱安麟爲中祖今也則又以雲水堂第二子進士諱  
就洋爲分派之祖以下子孫盡錄之旁親支裔中議  
同者與之歧貳者不強焉雖甚寂寥可謂事簡而理  
得矣夫千萬人本一身數百年自一世聖人豈不欲  
百世如一而爲之制也則總以上謂之親袒免以下  
謂之同姓修譜家取以爲法而止於同高祖之親者



乃情有疇不貫而勢有所不及耳近世譜法寢廣即  
不問文獻詳略津梁斷續苟其同貫必俱蒐並採混  
同編摩而少所斟酌則殆過於厚者而於端本正始  
尊祖敬宗之道殊非小失覽於斯編者當有辨證而  
取舍之哉

天安李氏家乘序

物於兩間者莫不有根因况以人而可不知所本乎  
蓋昔聖王之御世也一以德行道藝教養天下之士  
而又必有車服爵祿之寵以待其賢且能者苟有稱  
於是也則雖胥靡管庫斗鬻夏畦之賤一朝獎拔班

諸卿士大夫之列而無愧色焉是以士亦奮於自勇  
樂於自治憂學不修藝不精而不憂上之卑賤之遺  
棄之也當此之時人各親其親長其長而天理明風  
俗正矣及其王迹熄教化廢駸駸至魏晉唐宋而有  
門地閥閱之論則人物之抑揚予奪政令之好惡賞  
罰由此其分而叙秩命討廢而不講久矣我國雖小  
地方于里禮樂文物聞於華夏章甫縫掖而列於中  
外者計不下千萬苟養之有道取之有術一遵先王  
之政則邦內之選足以備百僚任庶職而成長久之  
治無難也顧有司取人拘拘以門閥為限寒微之家



才俊之士鬱而不伸重以廉恥都喪私欲橫流則彼  
攀援巨室與為人後尚矣甚至移易封貫變亂昭穆  
或挈其數百年父祖子孫屬之他人而忘其本始者  
誠夷狄之不如而無恠與海外胡種聲勢相依臭味  
感應馴致今日之禍也於是窮鄉孤蹤能立脚橫  
流不為利害勸沮而淪胥以溺者吾必謂不待文王  
之傑士也晉於嶺大邑而山川人物之盛聞于國中  
治北二十里里曰梧桐李生養浩居之中經蕩析文  
獻疎脫貫則天安不詳其所自出墳於晉陽而名諱  
所錄僅及六世甚寂寥矣一鄉大家不欲備數族人

之叛附顯族固也生乃安於素履不欲為無徵之言  
故犯不韙此其本領已立而義諦精矣猶以為未信  
稟定得失於名德長老而並蒙印可則其好問擇善  
之量尤可尚也記曰禮不忘其所本樂樂其所自生  
生有焉由是推類於天下之事知其如是為善而不  
能不為知其如是為惡而不能不去積累發揚則李  
氏今日之窮將以為前頭大來底根本愚將跂而俟  
之

鳳村集序

洛閩以還至我東先輩教學法門莫不以小學近思



四子為本領階梯其故何也誠以叙秩命討之顯仁  
義忠孝之實其體具於心而不可易其用施諸事而  
不可遺存養省察之方講明克治之功具在此書不  
可一日不講且明焉者也鳳村崔公慶州故家以文  
昌侯海雲先生為始祖中世有師傅公為 皇明遜  
迹八公山中清風聞百世宗老百弗大爺以遺說薦  
至翊贊闔門養德世皆推之以南土法家士林弁冕  
者久矣鳳村公內以漆室翁為師外而服勤於立齋  
鄭山丈以及于梅山洪先生而資益洪多則淵源交  
遊尤甚端的乃尚志東岡一步一趨繩尺斬然專門

四子老而靡倦發揮著述其書滿家上可以裨補風  
化下可以開牖羣蒙而世無知德未展珥蘊蓋既沒  
而其後孫廷弼永煥以全集來曰願加刪定使可以  
傳之久遠且一語弁之卷不佞不嫻文字而於經術  
尤甚所不敢當百世親誼終難泯默因就書牘中顯  
然煩冗略加刪削附以雜著序記若干篇為原集幾  
卷其外小學贅疑在通錄四子辨疑啓蒙劄疑等篇  
使各自為一書不敢有一字移動亦以取法於寒泉  
李文正講說薛文清讀書錄編摩已例也念昔朱先  
生於語孟庸學專一生之力用寸陰之功漫箋瑣訓



動盈數藁而孔孟思曾之道如日星之中天人得以見之然一傳再傳誦言迷旨樂渾全而惡分開者有之逐末流而昧本源者有之而繳繞穿鑿反失其真非細故也公為是之懼乃取諸家之說參以退栗以下並近日諸先生議論比并較量究極同異論正得失務得至當之歸則其微言大義有關於天命人心入道積德之肯綮筌本誠未知一一得中感水不漏而其近述潭巴之大經遠宗洛建之成法蘊諸德行發於事功者不可誣也使今與後之人讀其文論其世不只為雇傭耳目益求其用工得力之所自而因

進於古人成已成物之地則是集之傳豈少也哉噫使東韓全幅在中於外得如公者數人為之師表導率修明彛教則我殷師數千年衣裳禮義之俗必不入於西洋禽獸之域矣嗚呼悲夫公諱象龍字德容純祖壬午中司馬以憲宗己酉卒嘗居大丘之鳳舞村自號鳳村居士云

鶴山李公

庚周

司馬回榜讌序

壽與爵人之所欲存焉而不可夫人而必得者也一或有之苟養之不以其正取之不以其道則是壽也血氣之壽而非一者之壽也是爵也人力致之而非



自天之佑也不甚輕重惟本之以德而壽爵從然後  
人斯貴之矣貴之斯尊之矣尊之斯達于鄉邦此達  
尊之義而世取焉有八十三歲而再值二十三歲  
司馬回甲白髮蒼顏唱名肅謝並如初例又蒙 聖  
上洪恩帶一品告身而歸與宗黨知友共其歡榮者  
鶴山李公也公以世族華閥早年英發聲望藹蔚進  
取騫騰恢有餘地能湛然一心與物無競盡其所受  
乎天不以殀壽貳之約之以白雲流水天然自有之  
樂者固已有壽之理焉接於人也慈諒而愷悌施於  
事者簡易而平直雖察識情偽而不喜爲苛細綜覈

機務而不流於刻核在家在邦俱無怨惡者又有爵  
之道焉是於大耋之年視明聽聰精純之氣盎面背  
而暢步履望之若神仙中人自一命三命以至西樞  
峻秩並皆坐致而不費一毫勞攘營爲於其間者苟  
不固仁義忠信樂善不倦之德積累充溢天助人順  
自然感應而能如是乎然則孟子所稱天下三尊公  
乃居然有之而可匹美於古人矣豈不感哉茲惟辛  
卯寔其上庠之辰也子孫喜且懼乃以正陽之月有  
酒于霽橋之高堂是日也善禱盈門綺作溢軸申申  
乎大春蟠桃之祝洋洋乎川至松茂之章以余後生



亦在見邀適因事故而不及焉則謹述公平生自求  
之非一日而衆美之不期而然者以尾諸君子頌禱  
之作

黃烈成公遺蹟序

懦夫黃先生遺蹟久未入梓大抵文獻散亡零記瑣  
錄之出於諸家叙述者又斷爛幾就泯滅後孫稽哀  
粹其幸存者若干篇問序於不佞竊惟百世在前創  
垂者可數也是能創垂矣不能使其業與統不墜於  
身後若其不墜則在子孫之善繼述蓋我 英陵盛  
際政教休明典章禮樂浸淫乎三代之盛矣時則有

若翼成公以文武全材贊襄密勿巍勳大業紀于太  
常及至 光陵御世立經陳紀奮興事功則公又以  
賢父兄脚下奔走先後厥樹甚大名載盟府位極人  
臣在家在邦俱無怨惡蘭根鳳毛理不信歟今距公  
沒垂四百餘年舉一國老幼男女於公父子間事有  
耳皆聞之有口皆言之言之莫不激仰慷慨謂吾生  
之得至今日不失天理民彝而免溺於夷狄禽獸者  
是誰之賜也茲其清芬遺芳沒世未泯者果何如哉  
誠不待小小記述而可與天壤同其久遠然收拾先  
美登諸文字以徵來後孝子慈孫至情也况其短律



三章記文一篇洵馮寶境雄渾滂沛戀國追先之誠  
溢於言表足可一鑿而知全鼎也耶只後輩爲前人  
作文字如畫工象物雖甚良才終難得十分真面吾  
於公遺事不敢信手放言特誦其世所公傳者以塞  
其懇云

密陽朴氏派譜序

不佞素昧譜例未知如何爲得失而要之名正言順  
上無忝祖先下可示後昆推之國與天下萬世而無  
弊則斯可矣蓋有天地以來萬物未有無根而生者  
人於先系愛護顧惜豈不懇摯厥或蕩析流離或兵

燹死亾逸而無傳亦理勢所不免仁人孝子不幸遭  
此處之當如何決非揣摩推測而可得者則疑以傳  
疑信以傳信只當如春秋之法也已矣此乃人心之  
所安天命之所使而非出於假借勉強何隱奧而難  
知高遠而難行顧王綱陵夷俗尚汙下如崇韜正倫  
一類輩人固已作俑於前而蚩蚩衆庶從而效尤則  
彼微門寒族欲攀援聲勢羞祖其祖謂他人父者固  
不足道徃徃巨室世族之朶瀕於土田官爵挈其祖  
禰以上而爭爲立後於所不知何人而覩不知愧者  
誠可異焉無恠乎末流之禍與天外異類打成一片



兄弟婚媾而歸無父無君之科也朴氏貫密陽而居  
綾城者十餘世孝友詩禮不墜家聲如永慕齋規例  
可見其系始自察訪公諱蔚至今爲十二三世以上  
推不去中間一後孫謂淵源無據難以示人乃將久  
遠祖系承接無後族先而同其昭穆門中長老蓋多  
病之而未及改正焉麟鎮學中甫篤行好古之士也  
聿追先志積費誠力竟至衆議歸一將以爲革舊圖  
新之地則又走書不俟要一言以相之噫天理正而  
人事得矣子孫之繼述先志又孰有重且大於此者  
乎是則殆朴氏之所獨而非流俗凡夫彷彿其萬一

也區區荒拙不容更贅略叙其平日常談與夫見聞  
之駭於耳目者以見好惡之同情云爾

慶州金氏派譜序

有天地以來生民之厄多矣而能於其間氣血禪受  
延延綿綿以有此身謂之適然不可也因乎往者有  
本仔於後者無盡則其寓諸文獻用以爲尊祖叔族  
管攝天下人心之一大本領者惟譜牒爲然雖曰一  
家私事實倫理晦明風教升降之取由也特以近世  
以來利欲橫流朝野典式掃無餘地而尤甚者譜牒  
大抵失於汪洋浩大疑信相半不可爲典要故往往



士大夫好古務實者未始不以派譜為善而流俗所  
牽鮮克行之今於慶州氏編摩之役竊有所感焉者  
蓋以其世則數千年淵源言其族則巨室名宦布列  
中外公私典籍又班班可攷也大同記錄固無嫌於  
攀援依賴而至其奠系則以本朝始入綾陽之軍  
資監參奉為首以上別之為各編而於繼存出入之  
際類皆十分謹嚴不以毫髮人偽安排遷就者甚得  
體例此其一也叅奉後裔之居綾陽樂安者戶不過  
數十內外孤弱甚矣舉安命守分敦行績學絕不為  
世俗榮辱牽引搖奪故文遊也忠義也文學也世不

絕書上舍公以趙重峯為師鄭松江崔三溪為友而  
其胤命哲丁酉倭燹以布衣有殲賊功雪齋翁從師  
儒門隱居不仕近日山南處士之慷慨起義準擬洋  
賊又非夫人所能及此其二也後之人克自承述益  
闡以大則又安知今日單寒不為昌大之基本乎願  
金氏勉之後孫奎源以世譜之將入梓也同其季景  
源暨族兄揚源來叩病室要一言以相之不佞短於  
文墨決非其任而千里遠役義不可辭遂塵穢如右

兩蹇堂實紀序

仁是性命之本體而人心之生道也故孔子謂志士



仁人無死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然自古及今害  
之者多而成之者少何也蓋死惡物也苟非辨於義  
者甚皆養於中者有素則威武休於外利害牽於內  
而忽不自知其所惡有甚於死者矣如是則無惑乎  
成之者少又少矣而惟故忠臣兩蹇堂黃公則可異  
焉蓋公以世卿巨室有忠孝至性大夫人姜氏病幾  
殊割左股以瘳之壬辰倭變以前叅奉隸從兄武愍  
公進李忠武公舜臣管下多戰捷功及至開山之役  
中左右股世謂之忠孝兩蹇終以體察使李公元翼  
啓請從兵使李福男禦賊南原身且殉焉事載湖南

忠義錄後配南原彰烈祠旋間給復如例 嘗寧甲

午 贈承政院左承旨後孫東掇拾公遺文遺事爲  
若干編將付剞劂要余一言以識之竊念君臣父子  
天之經地之義而民之秉彝也孰無是心而倉卒急  
遽之際喪其心而滅其天者滔滔焉宜其少之少矣  
而無怪乎人欲內潰禽獸外蝕而致六合懷襄之患  
也然則是編之傳雖甚寂寥具有補於風化世教已  
非一時建功立事者可比而後世之頑鈍嗜利無恥  
輩可愧死萬萬矣 聖主所以曠感百世特加令典  
豈偶然哉亦以寓亂極思治之意也嗚呼感矣



安進士漢壽母詩帖序

草木之萌芽枝葉而不經風雷霜雪斧斤牛羊之厄則無以爲千雲支厦之材魚鳥之郊育穀拆而不有強吞壯食俟伺機巧之患則不能成吞舟冲霄之勢至於人何獨不然夫被鞠養於無虞之日享安樂於昇平之世不知稼穡艱難閭里怨詛而能老壽康寧享用遐福者未之有也余從父姊安氏夫人自幼及笄備嘗辛苦無一日而不困窮拂鬱無一時而非疾疾艱險是以守志也堅爲德也純平生喜怒不形怡愉之氣無間於動靜叱咤之聲不及於犬馬豐而能

儉安而不驕既嫁而孝不衰於父母既老而敬不弛於君子象善之美可致之道殆不可一二計肆於耆耄之年白髮蒼顏琴瑟無恙賢子肖孫供歡膝下詩禮水菽養極志物而百不憂焉者非偶然襲而取之實自鍛鍊積累中出來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又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其信矣乎壬辰正月九日即姊氏覽揆之初度也其胤上舍君漢衷粹諸名士頌禱之作糊繡寶閣俾余置一言於卷端噫仁者未必有壽壽者不必有德苟其全也雖在餘人尚可起敬寓慕之不暇况在君爲父母在余爲昆弟考德論世



柯則切近者乎惟君無安於其所已能而益勉其所不及紹前光後則未艾之福方至之慶又不止如斯而已勉旃哉勉旃哉

可隱實紀序

粵自世教衰良心陷溺中外士大夫能審於公私大小之別而不後義先利者蓋鮮焉及其四海商商人欲橫流則便天地翻覆倫綱斁敗衣裳淪於糞壤人類入於禽獸而莫之救矣當是時苟其爲天理民彝邊也雖間里銖兩之美固當搜羅採撫觀法於來後况善人君子至行懿德爲鄉邦標準士林矜式而可

任其泯沒乎可隱李公湖南故家也自羅麗以降至于我朝勲庸文學忠孝節義世不絕書爲星山望族而公又胚胎前光自幼少時德性也器局也幹辦也長老莫不期之以遠大嘗有儲書癖凡經史子集百家之文厚其直買之急則傾瓶鬻典衣裘積至數百千卷爲貽燕之謨又不以書自私結齋峙糧以待來讀者附近人士多賴以成就其他救災恤貧乏惠人利物之政不可殫記蓋公旣沒而嗣孫教文叔拾巾衍得詩文若干繕寫成編附以誌狀奠誄歌咏之作總名曰可隱實紀凡三編於是猥謁弁卷之文



於益鉉益鉉誠淺陋不敢泚筆而竊嘗與教文有盍  
簪之舊因得以誦公之言服公之世甚詳且久其義  
不敢終辭竊惟公之行治攷其原稿參以附錄則可  
見其厚於倫理篤於奉先貪不悛朮富不侈大積而  
能施施而不伐教人以善及物以仁而未嘗有一毫  
自私之累故子孫有穀似之美宗族有觀法之地其  
所以不墜先世家法而無愧為老成長德也使今與  
後之人勿視為已然陳迹而儀刑其德行之實又因  
以推其類思盡其性分之全以進於古人大學之教  
則是篇之傳亦不為無補也公諱箕大字寅燦生於

健陵壬子卒以 哲宗戊午今 上戊辰 贈通訓

大夫司憲府持平嘗居寶城之可川自號可隱翁云

送廉乃範勳九小序

廉雅乃範過余青城之西信宿晤語臨發示以所述  
文數行蓋溪悔已往之潦倒準擬方來之叔拾慙慙  
有朮仁自強之意余雖老病竊感詢莩之感不可無  
一言以續貂也蓋道本在我以我朮我宜無難事但  
我所以為我有而我仁義亦我也形氣亦我也二我  
之間能審其公私大小輕重貴賤之別而不以我害  
我者苟非自強而能之乎孔子曰君子體仁足以長



人又曰君子以自強不息仁是四德之首而強是行  
仁之道也是以顏子亞聖也從事克復之訓而有麾  
旗廝賊之勇曾子大賢也仁為己任而有履立千仞  
之氣勇如子路而夫子誨之以至死不變之強而血  
氣之強反不與焉則道之浩浩無處下手而言其極  
則仁而已矣古訓千萬無所從入而言其要則自強  
而已矣今子之擬於心而發於言者如此可謂先得  
乎其大者而無事於吾言之架壘也只宜即地下工  
無少間斷朝焉夕焉而有常今日明日而如是與我  
為限則庶幾有鳥可已之好消息矣幸毋曰老牛不

足加鞭還以教我也

東籬稿序

陶靖節生於衰叔之世高蹈長往養真衡茅之下塵  
視軒冕銖者萬鍾雖衣食不給而悠然樂以忘其憂  
高風峻節可師百世而有餘故古今學士大夫徃徃  
取公集中句語後其堂室扁額庸寓景慕之意此秉  
彝好德之良心也然向背任情儒俗自別榮辱循物  
出處或異則名之襲而實之違君子亦無取焉余於  
故處士東籬李公竊有所感公家世行義自幼警悟  
八歲即能為詩既長不由師受自知為學結情林樊



專意琴書其於性命理氣人物事變皆所通曉而訂其得失又泊於進取不與世俗相俯仰中歲即啣乃其望實所推倘來而得非屑屑然或而致之也此其平生志節等於陶公雖未知隱現淺深之如何而其臭味神氣之泐然相感決非摹倣影響者可比也若其問學所造讀此稿者自有公眼非余所能倉卒論斷但其曰讀書而不以意會之不成讀也學道而不以身體之不成學也云者語意周全感水不漏及其攘斥西教斷之以鬼魅禽獸又非近世能言之士所可容易搥破則今與後世述不朽文字者宜有以稱

也稿凡若干編經說居三之二焉嗣孫鉉璣以其將入梓也北走數百里屬以讐校之役余曾不揆猥越而狀公之行矣遂略加塗乙又叙其所以如右

天台續遊錄序

遊乎天下之名山勝地能使人慕其名華者鮮矣其能使之誦之後世思其遺蹟而不能忘者非有德者不能得也故尚其人者必尚其德論其事者必論其世苟尚其德則止屋之身猶且愛之况杖屨經過之地志意所寓之處而世之所值有適似者乎隱峯安先生嘗舉義於壬辰之亂至後壬辰而先生猶無恙



與其子孫門人會遊於綾州之天台山以紓其忠義  
慷慨之氣至今 上壬辰凡四周甲而先生及當時  
遊從人子孫之續遊於是者再先生九世孫澤煥甫  
哀其前後會遊月日及人姓名爲一冊俾余置一言  
夫蘭亭竹林之會香山洛社之遊自古艷稱者也然  
其清談放蕩非吾儒之事也此可捨也耆老優閒之  
樂天餉之休可仰而不可追也若乃先生此山之遊  
盃酒遊觀之間而寓復讎雪恥之義吟哦咳唾之中  
而有征戰殺代之氣使百世之下遊此山者莫不唏  
噓咤涼而不已焉則蓋不惟慕其名思其蹟而已皆

必有耀兵提戈駕風超海之想矣此續遊錄之所以  
成也嗚呼先生之志之不伸今三百年于茲矣冤讐  
之深又十倍於先生之世矣然無一人能以先生之  
志爲志者豈天亦有所未勝而人心遂以爲當然歟  
抑斯理之終亦必返而有所待歟後之續此遊者能  
不失先生之志而各自勉焉則此卷亦未必不爲興  
起感發之一助也於是乎書

青城李公實紀序

士之抱經綸懷忠義者恒多得於磊落竒偉之人而  
其中必有人不得及知者故青城李公是已世之論



公者見其奮身敵愾則謂之有忠義見其論三政陳時務則謂之有經綸見其言議英發叱咤慷慨有睨視千古之想則謂之磊落奇偉英邁而不世出之才也此固公之所以為公也然公之行之甚美而人鮮及知處則蓋有在焉夫好賢德之先也故君好賢則必治安其天下國家大夫好賢則必輔助其事業功名士庶人好賢則必資益其德行學問公之所以平日心服者自謂惟重菴金公又其推以為知己者亦惟有重菴金公則寔公好賢之篤不啻如緇衣白駒之詠矣以此觀之向所謂公之經綸忠義者決知其

正大從容不為世間區區功利之計而其所謂慷慨奇偉者又不為燕趙悲歌之態矣故其見於言者如為治之本在於得人得人之本在於君心論學之以居敬窮理為主本者皆有以默契於程朱之真詮此尤可見其得於賢士友大矣嗚呼顧今洋瀾滔天禍敗日甚既舉國而與之矣又弑母后而快其志矣又斷髮而從其俗矣為夷為獸而不少停矣若使公而在世其當復為丙寅之舉乎抑雖為之而亦止如近日之為者乎公之忠義固今世之罕有而其材智謀略又必有大過人者此後人所以不能不深感於公也



公之嗣子麟字袖其遺事及重菴所為狀請余置一言余雖不得見公竊嘗有執鞭之願者遂不敢辭而書之如此公諱奎漢字文伯孝寧大君靖孝公諱補之後也世居青城故自號青城居士云

仁川李氏派譜序

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人苟不知其耶自來賀賀然無以別於禽獸矣故古之人皆有譜譜所以收宗族叙昭穆也熙源遠則浩浩派近則湜湜浩浩而萬川盪也湜湜而一泓分也夫朴已散風氣日渝崇禎正倫滔滔皆是則修譜一事亦彞倫風化之所關也可

不慎歟李氏之祖邵城伯者蟬赫麗朝如晉之王謝唐之崔盧太史氏狀炳然可考至若恭度公文和始仕本朝歷官至左叅贊六子顯達皆登膺仕同敦寧孝智其一也今李氏之譜不大同於邵城而獨於同敦者以其為國初分派之祖也李氏居長興自修義副尉貴秀始迄今數百年間本支繁衍名德相承蔭仕即職暨僉使判官縣監虞侯宣傳官者十餘上庠者九旋間者一江東錄扈從勳清江晚守配鄉祠南海從事儒門清白著績慕誠齋烏谷享影堂經術禮學則燈巖野亭東谷孝行文藝則素窩竹松堂默



寓自笑軒止齋以至於愚谷南坡朋與輩作濟濟彬彬有難殫記噫積善之家必有餘慶詎不信歟竹松玄孫守根烏谷胤嗣炳鎬以其派譜之將入梓也屬余弁卷顧此昏頽日甚筆鈇之役廢已久矣何敢當蓋聞親親自近者始總以上謂之親袒免以下謂之同姓古之譜者始自同高祖以下而不及於其上豈不以世代遼遠文獻疑信寧湜湜而不浩浩者歟由是言之李氏今日之役未嘗不為明彞倫正風化之一助也是為序

密陽朴氏派譜序

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有德者必有後也朴氏以密陽為貫者凡十有二派上下幾百年閱閱蟬赫子姓繁衍與國中大族相甲乙殆所謂滾滾長源蔚蔚洪柯者矣至若糾正公鉉派恭簡公樵以下則又有參軍天鵬及其子判官元謙四昆季立慳於壬丙之亂世稱兩代五忠而聲聞彌章尤何其盛也恭簡後孫章圭參軍嗣孫相奎相與謀曰今之譜法古宗法之遺也古而非宗法無以教民收族今而非譜法亦無以自收其族然聖人制禮宗五世而毀故服窮於四世四世之親謂之族以外謂之同姓則吾家修



譜只譜恭簡後裔可也登梓之日問序在余余惟挽  
近譜其族者類多疑信真贗之相雜末流之弊及於  
無窮而今朴氏之譜則規模簡嚴昭穆精詳尊祖敬  
宗收族惇親之義一舉咸備而無愧焉豈聞蘓老泉  
止譜四世之風程夫子明譜系收世族之訓者歟循  
是以往苟能父而子子而孫人人而篤孝悌之行家  
家而致敦睦之誼至于千萬世而不替則非徒朴氏  
之幸天下之修其譜者必來取法而風俗有歸厚之  
望矣是則朴氏之所當加勉者也於是乎不敢以不  
文辭遂書之如此云

利川徐氏派譜序

鐵嶺之南金剛之西距京師四百里邑曰淮陽里名  
曹美者利川徐氏莧裘也其先顯自新羅阿干神逆  
歷高麗八本 朝圭組重疊若貞敏公弼章威公熙  
並登宰樞有功民國傳至執義謹攘斥佛教彈劾姦  
倭大節偉然掌令公甄值麗運將訖與圃牧二公同  
其節義世稱東方夷齊蓋其名義淵源赫赫可徵者  
如此執義曾孫愈 太宗朝以翊戴佐命勲封利城  
君謚良景有子三人次曰思川判書其居淮陽自判  
書曾孫將作郎之仁始于其子孫距今數百年類守



分畏約淳謹無外慕本支繁衍望在一邑亦積蔭所  
發易曰碩果不食又曰食舊德其信矣乎今年丁酉  
上距修譜甲子才三十四年而有派譜之役病乎甲  
子譜之見漏也聞其條例則其尊祖也至於阿干公  
其叔族也自十二世判書公以下蓋將待大譜重刊  
之日而與嶺湖諸家欲通共合編非簡於同貫之疎  
也及其登梓使門秀士相奎相穆問序於不佞竊惟  
族之有譜大關倫理一則曰原原本本使人不忘其  
所生二則曰講信修睦使吾族類別於路人三則曰  
名諱墳壠因以記錄使為子孫者各伸追遠之誠此

三者徐氏諸賢修譜之規畫之無容吾之贊一辭為  
惟祖宗名德因以稱述使後來雲仍有傳授式穀之  
地者此若可以稍假外人之公誦而不嫌煩複者故  
遂不辭而書之如右

松菴稿序

詩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嚮道而行中道而廢  
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  
而後已竊嘗以是觀於近日則松菴處士慎公殆其  
人歟慎氏自襄烈以下歷提學觀察至敬菴觀湖五  
六諸公並以道義名節後前述作為南土望族公少



為門戶計業功令而乃其所尚不存遂從草堂張公  
蘆沙竒公得聞道義名目為學節次而啓發其憤悱  
向上之心焉則又以為義理無窮人見有限博學就  
正不可但已乃徒步五百里從祭酒宋先生於錦山  
之桐谷時則公年已六十三矣先生察其心地真實  
工夫刻苦悉以平日專門若孝經中庸者講說及復  
勸勉期待視諸子尤眷眷自是往復數歲覃思體認  
而所造益深於陰陽扶抑華夷尊攘利義公私之分  
湖洛甲乙之爭並一刀分劈通明灑落形於文字見  
諸事行不厭不倦老而采篤其至臨絕猶摩挲卷帙

有不忍釋手之意豈非向所謂俛焉孳孳斃而後已  
者耶惜乎世鮮知德爵祿不及而岷巖以終也蓋既  
沒而其胤炳鏞收拾詩文雜著若干附以當時輓誄  
文字總名曰松菴遺稿凡幾編孫宗鳳猥謁弁卷之  
文於不佞不佞安已表公之墓矣今於是役義固不  
敢辭然公之學問門路造詣梗槩攷其原稿而參以  
附錄則不朽之實自有可見更何贅焉顧今世級陵  
夷士節消磨不知師友講學之為何樣物事苟或讀  
公之文論公之世亦當有惕然興感反身修省者矣  
斯稿之傳豈曰無補於名教乎哉公諱在哲字明吾



居昌人

光山金氏派譜序

我東氏族比并於古之王謝崔盧者可歷歷數矣而簪纓也名德也本支之繁衍也完備周全莫光山氏若其始祖王子之炳幾高蹈保身貽後固不可尚已自是以降或文章氣節或事業勲伐奕世無替若文安公良鑑文肅公周鼎忠肅公深化平君石堅最顯于麗入本朝有吏曹參判三慕軒瑚南溪珽翊衛漢一磻溪鎮恒卓節邃行彬彬可述其苗裔之居於長澤迄今餘數百年比諸畿湖固不無旺衰之別在

長之境內則必以金氏為翹楚是不惟醴泉靈芝自有根源亦天山淑氣磅礴融結往往鍾出俊乂而不墜先業之故也吁其感矣後孫等相與言曰人不可無譜譜所以收宗族序昭穆而明人倫也見今蹄跡文橫生靈糜爛天顯民彝無地可講則在私家承先牖後之政固莫先於修譜一事且詳近而略遠緣情而歸厚亦譜家夔例則只得依乙丑舊規以化平君為始而其下子孫並錄之者不害為審慎寡過之道也役既訖問序於不佞不佞竊惟譜雖一家私事實彛倫風化之攸關斯義也一或晦昧則子孫不知其



本同宗同梓路人而人道蔑矣豈不大可懼哉何幸  
諸君子能洞見乎此而追舉幾十年未遑之典苟或  
其由蓋出於程夫子明譜系收世族之訓矣又病近  
日譜弊之太煩條例簡嚴予奪正當不規規於大同  
而自成一派之信史則竊嘗聞蘓老泉只譜四世之  
風者也若使天下之譜其族者必來取法則豈無人  
心管攝民俗歸厚之望也哉昔歐陽公書其譜曰傳  
於吾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學立身願金氏誦  
法是說胥勗而交勵則非徒保族裕後無忝厥祖為  
可幸三韓家聲亦當有復振之日矣於是乎序來請

并文者貞煥世鉉永煥也

孝忠類編序

士之讀書求志過者驚於虛遠不及者安於卑近雖  
苦心極力多聞博識要之其能拳拳於彞倫大義者  
殆亦鮮矣慵隱齋張公得教氏始終東岡沉潛於聖  
模贖範淹貫乎諸子百家篤信好古不為他說所亂  
故身心日用所存所發無往非倫理名義上工程噫  
此類編者即一事也其條例自帝王公侯卿士之孝  
下至閭巷婦女終之以別選詩章而名曰孝傳自輔  
弼之忠諫諍也勲勞也節義也分為四科而名曰忠



傳庸寓衰世之意者凡八編塗乙亂稿藏在巾衍久  
為未定之本詞胤錫曩甫克紹家學始乃梳洗整頓  
將與士友共之問序於余竊惟人性本善仁義為大  
人生有倫君父最重語其本則出於天而具於心初  
無古今物我之別語其事則近在日用達於天下而  
之斯得行之必至亦無禁止爭奪之患故古之聖人  
立言垂教罔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不失夫仁義  
之性而已一有能焉則雖在匹夫之賤而天下感應  
王公之貴秦楚之富不得以加焉人心之好惡如是  
則天地鬼神之情斷可識矣我朝自 列聖以來遵

殷師皇極之道忠孝立國禮讓成俗上下大小莫不  
知愛親敬君親上死長之道而教化風俗之美庶幾  
無愧於齊魯閩越之境矣及夫洋禍滔天而倫綱塗  
地為人臣子者舉皆淪溺於無父無君之科而莫之  
省悟則古所謂下喬入谷用夷變夏者不幸近之當  
是時也仁人志士所慷慨切憤思欲誦傳舊聞開牖  
羣蒙而挽回其奔波之勢者亦難誣之人心則是編  
也雖謂之有功世教可也不止為一家私藏者審矣  
遂書此卷端以諭來者

農圃續集序



萬曆壬辰國家百六之運也 神宗皇帝動天下兵  
竭天下財命將東援 宗社既墟而復存生民幾盡  
而復蕪而至若西方一路則清正深入叛民內煽列  
郡尾解蕩為賊藪重之高山峻嶺懸絕隔遠乃 皇  
帝之取不得救而亦宣武諸將之取不能禦也時則  
有若農圃先生鄭公以前任評事奮起逃竄手乏寸  
鐵身無蟻援而能糾合義旅仁禮為甲兵忠信為節  
旄先斬世弼等十三人斷其根株繼有雙浦臨溟白  
塔之三大捷數月間使二十二州土地人民光復舊  
物免得被髮左衽之歸者固可與尹侍中金節齋建

置九城開拓六鎮相為伯仲而其汎掃廓清全安南  
北之功殆有過焉夫以公之整頓樹立如其感大  
宏偉而顧乃困於庸夫孺子之口浮汎州郡償不酬  
勞至其末年又以匪罪死於刀筆之前噫天之愛人  
豈亦有時而不勝夫氣數之力抑亦人事之感推蕩  
反覆又迭為勝負而不容自己者歟雖然仁人志士  
因此而益顯其貞忠偉節使妨功害能之輩莫適於  
名義之大防而百年之公議定焉則一時暫屈乃所  
以為大伸張本肆 列聖表章士林尊奉公私酬報  
殆無餘憾吁亦盛矣公歿百三十五年文集原本成



貞菴閔文簡公序之江漢黃公述神道碑其於事行  
本末既詳且盡十世孫注書鴻錫又採撫遺文及公  
私記述爲續集若干卷屬余置一言自惟淺薄無能  
爲役且列名二公之後皆有非其分之所安者因竊  
念朱先生作聚星亭贊極道其高山景行之情而終  
之以嗣述共歎之語其上旨深矣後之人苟能篤志厲  
行仕則謹難進易退之節退則講親上死長之義一  
如公當日之爲而不受變於世運平陂之際則公家  
緒業可謂有源有委庶不寂寥而亦有補於風化之  
萬一又何庸文字爲哉因叙其所感者如此以附尚

論之義云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七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序

壺巖寶紀序

坡平尹氏派譜序

安東權氏派譜序

沔川韓氏族譜序

服齋寶紀序

晉州姜氏族譜序

利川徐氏世行錄序

利川徐氏族譜序



青松沈氏四賢實紀序

鶴城三綱行實錄序

贈申建中卷鎮小序

贈金聖則在館小序

松齋遺稿重刊序

金海金氏派譜序

菊坡遺稿序

高靈李氏派譜序

海州金氏族譜序

開城李氏族譜序

慵訥實紀序

霽巖遺集序

陶窩遺集序

龍菴詩集序

東峰實紀序

小石遺稿序

晚雲遺集序

開隱遺集序

西浦集序

湖山萬死錄序



清州楊氏族譜序

晉州鄭氏族譜序

安員外琦良六十一壽帖序

慶州崔氏大同譜序

南平文氏族譜序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目錄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序

壺巖寶紀序

嗚呼此壺巖先生卜公寶紀也公歿三百餘年遺風漸微其後孫淑圭懼其久而遂泯也於是乎蒐輯狀傳碣文及諸名賢贈詩書尺牘為一帙將謀剞劂而壽之使其子鍾爰仁川後孫錫煥問序於余余受而卒業喟曰今夫人之喜為文辭著書千卷而終無一德一行可為世法者詎不悲哉公師河西退溪友牛溪思菴松江高峯及奇錦江梁鼓巖趙月溪諸名賢



其所獎許推與之者皆莫不託之以斯文大事苟無  
之德之實彼諸賢者豈肯一毫為護語狀狀即錦江  
玄孫松巖挺翼之作而顧齋黃公胤錫為之傳具曰  
公初見河西河西授之以小學嗜之曰作聖模範盡  
在此書於是潛心力行凡言動行止一以小學為準  
則嗚呼欲識公平生者此足以蓋之而諸賢所以稱  
道之者果知其不誣矣然公平日為學節度與微言  
嘉謨蓋亦必多屢經兵燹不少槩存是宜為後學所  
深恨然聖人之門身通六藝者七十人而其言行一  
二之見於魯論家語者僅數十人至顏子聖人之所

獨稱好學者也其所傳者不過喟然一歎之語而其  
可想見者只有終日不違如愚而已然則學者何必  
多傳只傳其心斯足焉已矣公所傳者則一部小學  
是矣後之欲學公者即此求之斯可矣夫何歉乎其  
言之不見且為公子孫者吾皆未得以見之矣未知  
能復有以小學律身者乎又果能絕念世紛專務實  
事如當日壺巖公之為者乎顧今洋洋灑灑天聖道榛  
蕪雖欲復見公之時之盛不可得矣然公猶苦心問  
學如彼其至矣生此時者尤不當百倍其力也豈是  
不可不一質于公之後承庸書以論之



坡平尹氏派譜序

凡冠章甫衣緇掖而列於士類者溯而論之未始不自其祖先忠孝立身禮義成家遺風餘烈有關於時運世道之升降平陂者為基本田地故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又曰君子萬年永錫祚胤言有德者必有後也坡平氏吾東之王謝崔盧而將作郎公一派又望於南服發源遠而植根固蓋千年巨閥也其先自麗太師始下至將作以年計者七百有餘以世計者二十有四官爵也忠貞也孝烈也奕世趾美莫以尚之自將作以下又八世矣將作公嘗舉義於丙子而

其子孫世居紫陽山下能講紫陽之學而不為他說所亂故雖其名位少遜於前當茲天地閉塞人獸雜糅之日孝友文行繼繼承承服先王之服誦先王之言行先王之道鳳毛蘭根在在可述揔不失禮義舊物由是觀之將作翁垂休吾知其未艾也後孫恒植相裕相源桂炳以其派譜之將入梓也請不俟一言以相役余惟天下之物聚則一散則貳貳者衰之徵也一者盛之候也今將作之宗將聚而一矣安知其勃然再盛以復太師以下文肅文康諸公之緒業者不由斯譜中出乎尹氏勉之哉



安東權氏派譜序

子程子謂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夫以族次言之雖有遠近以祖先視之均是子孫子孫而不知其本同宗而同於路人則人心安得以管攝風俗安得以歸厚乎苟能序昭穆明派系篤恩義正倫理則宗子法可次第修舉所謂尊祖敬宗而朝廷之勢自尊者亦可馴致矣丹城之有權氏自奉事金鏞始黜翁霜巖根基以創垂之德菴愚川承述而闡明之固已為南土法家士林弁冕自霜巖以下逮今十世莫不以師

友淵源孝友節行著稱鄉邦望實兼備而生進文武五十餘人總而言之滄海之產箇箇是珠冀北之出色色是龍吁其盛哉今將修其派譜丐不佞一言置卷端竊惟古之聖賢不係於世類尚矣然自三代以下莫不詳於族譜之傳吾東人尤重于是而一再傳至於泯滅者或有之矣孟子曰君子之澤五世而斬小人之澤五世而斬善惡之澤皆不過五世而絕豈有一世二世百世而如一日者乎若安東氏自高麗太師以下迄今數十世遺風餘澤愈久愈新政如根厚之木枝葉必茂源深之水流派必遠蓋有不期然



而然者宜其益加慎嚴謹其條例取法於程子之遺訓及顧乎父祖之緒業使後嗣子孫咸知天顯民彝之不可一人不講一時不明則是役也不止為一家之幸抑亦有補於世教風化也哉主事者秉轍雲煥振熙晚澗載斗請文者用煥

沔川韓氏族譜序

譜族以昭系也系若不明何以譜為哉今世之譜異於是以前人為祖以鬼神出后者滔滔也嗚呼悖理亂常者顧何足論也若或人家失其譜系昧於自出誤入於他人之譜者其子孫若以其祖先之所為悶

然因循不敢終改則此與前所論者用心雖殊而其悖理亂常一也吾於沔川韓氏深有感焉沔川之韓以平章自熹為始祖至其玄孫彪以金紫光祿大夫封沔川君子孫遂為沔川人按其家乘彪當宋氏之季恥金之亂華遂與吳鄭陳三姓同泊于高麗麗王聞其賢以禮聘之遂有是封然則沔川氏本自唐族與清州之韓出自箕子者其本固不同也又按清州世譜有高陽縣侯謝奇之笄三子浚改名自熹亦官平章此與沔韓始祖名與官正相似而以其年代攷之則沔韓之自熹至玄孫彪而方當宋季清韓之自



熹自其父謝奇已仕元朝其為兩人可知已若果一人則豈有高祖在於胡元而玄孫反在宋末者乎此不多辨也然清韓三校之譜誤以自熹謂一人以沔川世系接之其下四校因之而年代倒錯未及細考也自是沔川氏冒貫清州迄今百五十餘年矣沔川人韓生禹錫痛祖先之誣閱譜系之誤詳攷家乘參以諸韓之籍深知其誤之由而又知其誤之不得不改將修一家之譜以著沔川之世而千里重趼囑余以弁卷之託其事正而其情憾矣嗚乎此天理人心之所不得不然者也苟使祖先之誤而子孫遂不得

改則祖先有知其肯曰余有後乎况乎平章公之靈其茹恨飲泣於冥冥之中者又何如也不寧惟是父子易位本質偽冒得罪人紀侮慢天常者又聖人之所甚惡而王法之所必誅也孝子慈孫必有所以處此矣譜豈但已乎既以語禹錫請復以此為沔川世譜之序

服齋實紀序

嗚呼此服齋奇先生實紀而其傍孫字萬所裒集也竊惟國朝道學之盛莫尚於中明之際而士林斬伐之禍亦未有如己卯之冤者也方諸賢彙征



上心勵精之日君臣之間未嘗不以堯舜稷契相期而海內之人亦朝夕望都俞吁咈之治蓋是時也天其或者以斯文昇之也及北門一啓大禍遂作使千載難遇之會忽諸俄頃之間嗚呼此豈家貞之所能為哉亦天而已矣雖然使後之人得有以知三綱五常之道而尊孔孟程朱之學則皆當日諸賢之力也然則諸賢之澤雖不能大被一世而其所以垂功於後者豈淺淺哉按先生諱遵字敬仲幸州人人生於弘治壬子年二十二司馬二十三文科二十八遇己卯謫穩城至辛巳末禍年纔滿三十嗚呼惜哉蓋先

生與靜冲諸先生爲道義之交同爲中廟之所知遇期成一治之休則其才質之美學問之深文章之盛當朮之三代之上必其懿行至言多可傳者但當時禍變之際事多有不可知者而先生之後又有可歎息者宜乎其文獻之寥寥若是重可惜也然先生之盛德大業既昭在國乘野史而千載之後論其世尚其人則吾知其必不在范李之後而又有倚裔之賢如字萬者能曠感興起而為是役嗚呼先生而和者當又增其悲耶抑喜在所遇而無所憾於身與後之故耶字萬走書請相于余余重違其意且常有無



窮之恨於當時之事於是乎揮淚而謹書之

晉州姜氏族譜序

蓋自書契以來生靈之厄屢矣能於其間不絕不熄  
氣受形傳以有此身豈偶然哉余故曰凡今日冠章  
甫衣縫掖而列於人類者大抵皆聖賢神明之胄也  
特以典籍殘缺文獻無徵人不知其所自来賀賀焉  
無以自別於鳥獸故史氏贊堯克明峻德一言足矣  
而繼之以以親九族中庸九經親親居尊賢之次亦  
我程先生嘗慨然歎息以明譜系收世族爲管攝天  
下之本者良由是也夫一人之身爲千百千人之多

一世之近爲十世百世之遠自其族次言之雖有親  
疎以祖先視之則均是子孫子孫而不知其本同宗  
而同於路人則人心安得以管攝風俗安得以歸厚  
乎晉山氏吾東大姓而其居南服者以遯溪孫成均  
司成諱純爲分派之祖首尾數百年名位也文學也  
行誼也師友淵源也繼繼承承蔚有可述若松山公  
之清風高節松齋公之臨難舉義尚矣至如訥菴止  
齋之恬雅周慎尚古齋三昆季之邃學篤行守拙菴  
之繼志述事守心退軒之孝友謹飭亦可班諸小學  
中人而無愧噫姜氏之門一何多賢也况此夷降獸



食天顯民彞蕩無餘存乃以此時出謀合力勉勉以  
尊祖率親為事其有見於萃渙假廟之義乎天下之  
物聚則一散則貳貳者衰之徵也一者盛之候也今  
松山公之宗方聚而一矣安知其勃然再盛與國中  
大家同其燁赫者不由斯譜中出乎至其譜法條例  
自有門內公議茲不復贅云

利川徐氏世行錄序

余嘗聞湖南之南平有利川徐氏故宅相傳二十三  
世一花一石一草一木皆不失舊物每景仰歎息以  
為厥先祖積德垂後固深遠矣而子孫之賢其必有

能傳其不可見者以至可見常惻耳士友或聞徐氏  
之後果得一敦厚長者於咸平居士鳳寬其名居士  
袖一丹示之乃其始祖阿干公以後名卿賢儒忠君  
孝親節義學行之大槩也余讀未卒而不覺起敬賀  
之曰優優大哉靈芝有根醴泉有源然徒見徐氏之  
所以傳二十三世之遺宅抑不亦末之外也乎蓋阿  
干公之覆鹿襲祥已獲神天之助而若夫貞敏公之  
辭金器章威公之抗蕭遜寧元肅公之生枯栢監務  
公之立惠窮館節孝公之孝感冬蛙掌令公之西山  
節義其德業勳望固已炳煥史乘與勝朝相終始而



至於本 朝開國元勳則有恭度公 莊陵節義則  
有四輩同隱 中廟名流則有懶柳二亭寒暄高弟  
則有松亭松塢其下又有數十名碩或隱德不仕或  
孝行出類或舉義敵愾或文學名世雖其微顯大小  
之不齊而要皆可以扶植彝倫模楷後世者也昔漢  
伏氏世襲儒業桓氏代作師儒皆號稱多賢而我  
朝巨室世族亦皆賢才輩出富貴名位隨以輝赫蓋  
積善有慶理自不誣矣若徐氏者自其始祖以來雖  
或名位之有盛衰而賢德之相承千年如一日夫非  
積之厚而發之久者其能然乎覽是錄者雖他人猶

有興起而感發其善心况其子孫之親親賢賢朝夕  
仰止者又豈不思所以繼述其志業哉雖然徒悅前  
人樹立之易而不知其來處之難則是不求其本而  
求其末不務諸內而務諸外終身用力而不可得矣  
惟講學明理是其功也古人之遇世板蕩而能不失  
其常性者以義理昭明於中也嗚呼若今日之時者  
古或有之否欲全其天性而能守先人之業者可不  
百倍其功乎居士惕然請書其言于卷首

利川徐氏族譜序

維利川徐氏遠有淵源自新羅阿干公神逆歷麗至



我朝中葉名卿賢儒世不乏人按之史乘考之譜牒可知其為國之巨闕也然人之數徐氏者必稱貫達城者而不稱利川甚哉世之樂趨勢而不思古也夫族相等則較其位位相敵則較其德德相齊則較其先後達城之徐固盛矣而利川之徐先焉者也亦何憚於今之少替哉然日月盈昃草木榮瘁天地之道其變者乃常也故盈者昃之候也瘁者榮之本也君子觀此以修其德故不以盛而驕不以衰而憾所謂善事天者如是矣然則幾時而有驕樂怠傲又幾時而不恐懼兢惕乎利川氏之今日即天地一變之

候也正宜十分用力修德事天以俟更感之日也吾意其父兄長老必當相與理會聚族講誓而共勗之也日其後孫鳳寬以其譜重刊故來請余一言嗚呼善夫夫譜所以尊祖收族親親厚遠故曰管攝人心須是明譜系譜之關於人若是何也觀太初一人而分則敦睦之心生觀世代行列之序則尊卑之等明觀祖宗裕後之業則思繼其德思繼其名而又思啓吾後於無窮此皆譜之助也古人所以必重譜牒者有以而利川氏今日之役政有見乎此矣吾又知其子弟後進必皆各相勉勵績學潔行以聽父兄之詔



而勿或有怠也然則徐氏之門其不有復興者乎抑亦何羨乎達城戎主其事者宗孫正烈及鳳基致瑞亦皆整飭云蓋方興而未艾者也

青松沈氏四賢實紀序

夫居百年之後尚論百年之前所賴者文獻知其叔拾不時或厄於兵燹斷篇爛簡在旣審慎則乃倚證於輿地載錄各家叙述牽連湊合謂之實紀者亦不得已之一例余於青城氏家德見根基深厚樹立宏偉不待言語文字而可傳於後者尚矣何也蓋念世公之歷啟中外浩然歛退霽湖公之懷蘊道義棲遲

外郡固知幾識勢君子所能粵若 宣 仁壬丙之燹政 宗社安危華夷倒置之日也雖在封疆官守之任有智謀機變者却顧遠走越視秦瘠者多矣而杜菴龜巖以眇然書生乃心 王室或舉義討賊與有勞績或挺身赴難言事盡忠以至 聖祖嘉獎廟堂收錄若少屑意進取高官顯職可端步致之乃一切謝去退老江湖若將終身至其臨絕遺命勿用丙子後官職者又龜巖之旣獨也噫人之樂得富貴者其一時用物之多雖若可稱少焉則如飄風過耳浮雲過空惟名義二字亘古今貫上下有不與亾俱



亾者若茲四公之爲則其所以激風節悖民彞無所  
爲而爲者一齋可以知全鼎一羽可以見全鳳又何  
必多乎哉祠舊在雪山縣龜巖之上中罹毀撤後孫  
繼澤景澤等收拾燼餘彙爲一編名曰四賢實紀將  
以詔茫昧而飭悠久余遂表而出之以警夫世之讐  
視名義者

鶴城三綱行實錄序

著書而有益於風化世教之萬一雖多亦奚以爲  
余於是錄竊有慨焉夫倫綱天之所叙而具於人身  
苟能養其體而達其用則其極也至於動天地而感

鬼神所謂天未始不爲人人未始不爲天者儘不誣  
矣昔我 莊憲大王頒下三綱行實于中外郡國繼  
之列聖賁潤承述彬彬乎備體用而具名實使東  
韓一幅上下貴賤莫不瞭然於天顯民彞之大經大  
法而率由不怠又從而勸獎引翼興起其好善惡惡  
之心而不能已焉於是綽楔以旋之俎豆以尊之叔  
錄於興誌播詠於詞翰諸家不一而足蓋其維持世  
道而納民軌物者亶不外是而前聖後聖其揆一也  
及至西教肆行吾道被屈霜冰積漸禍亂迭發 國  
母可弑也通喪可廢也大倫可亂也綢繆醞釀於溪



夜密室之中而覲然作垂於青天白日之下者豈所  
性然哉殆教化風俗有移易耳鶴城距漢京數百里  
山川人物之盛甲乙嶺湖顧國家待以外服雖不克  
備列於卿士大夫之班類從事乎詩書藝文之場致  
力於忠敬禮讓之本彬彬乎有齊魯間遺風焉心窩  
金公慷慨士也哀集五百年忠孝節烈之已經旌表  
與未及闡揚者彙為一書於忠臣附以節義功德若  
千人摠而名之曰鶴城三綱行實錄蓋亦衰世之意  
而取感者深矣將付剞劂徵序於不佞噫自多難以  
來民不興行士之自為與為人者不過巧文麗辭沾

寵取妍乃公於變夏胥夷之日留意名教如此異時  
鐵嶺之北有立身明道不與俗尚俱往者必本於是  
編也無疑矣於是乎書使後之人有所考據而尚論  
焉

贈申建中 泰鎮 小序

友無早晚之別志不相孚同堂而燕越道苟合矣異  
世而朝暮况生并時居同國臭味風節可謂歲寒一  
遇則其愛慕傾倒思所永言為好者曷可量哉噫唯  
名與利人之所欲翁嘗求之未老而忘情聖謨賢訓  
世之所賤翁乃反覆老而彌篤顧其心豈有所謂利



害榮辱者嬰乎中哉所守者只仁義忠孝之實叙秩命討之顯真所云先立其大而小不能奪者也此政十駕難追願學未能處白首相逢不可作循例送迎姑識此以為相思之資

贈金聖則

在請

小序

金君聖則習功令決小科當茲人歎之會反遂初服向上匪懈噫此政大易所謂不遠復者也蓋天下雖大文字雖繁其實不過一箇是一箇非而已曰正曰善曰吉皆是之別名曰邪曰惡曰凶皆非之表號格物致知尋此是也誠意正心存此是也吾事豈多乎

武屈伸反覆只在一念之間非若富貴爵祿之取於外也故曰我欲仁斯仁至矣又曰未之思也又何遠之有勉旃勉旃

松齋遺稿重刊序

聖人作易以陽剛為君子陰柔為小人夫子亦謂剛毅近仁而又以有慾病根也之不得為剛嗚呼若松齋羅公殆夫子所謂未見者歟願世已遠出處首尾雖不可詳觀於咳唾餘響氣節文章並美俱全而一自道義中流出者不可誣也蓋於北門之橋公考叅判公以上舍生守 闕號泣有扶護善類之功則體



源靈根有自來矣蚤揚 王庭與退溪李文純河西  
金文正諸賢為湖堂同僚麗澤磨礱望實文孚入而  
告君出而論事類以明天理正人心典聖學明教化  
養士氣節財用為本而於肅清宮闈申明小學之政  
尤眷眷致意則其所存所養可想其大略矣始為金  
安老所忌柎楊荐棘欲其死萬端而竟不能焉 孝  
陵禮陟時象大變公以諫長周旋懇惻緩三賢之禍  
斥偽勲之祿終焉力爭於 文昭之議而李芑尹元  
衡等亦莫之下手者豈非陰邪恠氣無奈於陽剛盛  
德而然也乎嗚呼若公之正大磊落確然無欲真可

謂剛毅而近仁矣惟其平日論撰潤色應多可傳而  
皆散逸無徵祇今見存惟詞賦詩文封事摠若干言  
其中病栢賦一篇尤為當時稱誦後之君子其當以  
此而尚論公之世其可使之泯泯無傳而遂已乎後  
孫恭漢鍾允鍾鑑以其遺稿之重刊也問序於不佞  
竊惟公歿數百年消長無常轉輾至今人欲橫流外  
賊猖獗上九碩果亦且見食則是編之行庶有補於  
激風節勵世教之一助矣遂剔其梗槩附諸篇首以  
告觀者公諱世纘字丕承仕 中 明間官至大司  
憲今 壬甲子 贈吏曹判書諡曰僖敏



金海金氏族譜序

萬殊而一本一本而萬殊物皆然人為甚程夫子所以明譜系收世族為管攝天下之本者其義切矣後之人政宜審思熟講因或踈忽而近世以來譜弊濫觴至於路人為祖先同室為胡越則無惑乎蔑倫敗紀而為夷狄禽獸之歸也金海氏自丁王以降上可數十年支分族離各自名家事業也節義也文章也舉足以名立當時聲施後世端緒所自不可誣矣又若侍中一派自 英陵初載洎至 長陵之末名宦郡紱世不絕書龍岡梅谷聯芳儷秀遯巖花竹又能

世其行義并武清顯今其雲仍之散居南服者雖單寒疾不能自振類敦本務實彬彬多向善之人噫桂林無別枝玉山多層峯苟非積於前者有素則何如其發之長而流之遠也但以一人之身而為千百千萬之眾一世之近而為十世百世之遠是其間典籍文獻未必無疑信斷續去處則好古君子處之有道蓋亦曰各親其親各昭其系劃為一小樣子規模而近於守約之為寡過也是則金氏之約之為家乘演之為派譜者殆欲其寡過者乎今日之譜東炫實尸之而謁余為文者東炫子鳳樹



菊坡遺稿序

觀於文字而有餘聽諸話言而不厭其識昧然也其行幾如也若此者雖多亦奚以為故君子之道貴在乎備體用而該本末與其不能盡然寧質有餘文不足而優其為善人有恒者亦夫子之所許也菊坡閔公嶺右故家隱居自修望重儒服年才中身坎壈以沒雖其篇章寂寥取造淺深未易窺測即於一時士友書尺誄挽之間而反復上下則其勤六藝之文而置身心於愛敬忠恕之中講四禮之教而束筋骸於儀章度數之間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至死如一

日蓋有不可誣者乃攷其淵源所自則農隱公在麗末守罔僕之義遜世自靖持憲公以孝友文行為鄉里觀法足見其傳授門路之正而所與講習而折衷者又皆並世儒賢之親炙私淑也論人之善而必本之父兄師友者尤其信矣乎噫西教熾而人心之陷溺也久矣苟於公信其為倫理名教中人而激厲奮發相與師法其萬一不遂為隨眾奔競與物偕往之歸則是篇之行所以警頹俗而扶人紀者又豈曰少也哉公諱百忠字乃恕號菊坡居士問序者弘文侍讀致殷其從孫



高靈李氏派譜序

李氏東方大姓也然其以高靈為貫者余於李君元楨公餘始覲焉亦見其族之不繁衍也問其世閱則曰李之先本驪州人麗朝有文肅公洙賢文武材全年近百歲以尺紙表狀却蒙古帝百萬甲兵免被髮左衽之禍特封高靈伯因以為鄉貫今居文川平山者皆其雲仍而各自為家不相通譜平山則以左贊成長孫為中佚後起家之祖蓋其派系中散疑以傳疑信以傳信不失為審慎之道而顧無可據文字今於派譜之役願與一言以為杞宋之徵余為之心惻

曰夫子聖人也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以此推之文獻雖不足何為其難知也考徵無稽謹嚴乃已故聖如夫子猶尚云爾矧余寡拙寧容議及然可貴者有之古者民心純一奔競之意少故至老死不相往來者有之下至井田之世民有定業猶有死徙不出鄉之法末世井田壞而奔競興營營逐逐結轍於道熙熙穰穰與利俱往今子之李能依本分不出鄉井卜宅不離於墳墓之下故能十三世於此吾知李氏必有後不止為今日之單寒遂書此以歸之



若其派系源委編次條例之詳悉周密自有門議不必疊床云

海州金氏族譜序

有氏斯有族有族斯有譜譜將以序昭穆於派系而推及其所自出也顧世代之久近而詳略不同文獻之斷續而真贗相混是以史多闕文朝無百年古訓尚然况在僻壤遐陬門地單寒重之以飢饉流離兵燹蕩析而不徵其源委去處亦有譜家十居一二之通患海州氏之依佈於受封沿革而只憑以斷爛家乘者視顯閥諸全固為可憾而是則有不然者狄樞

密安知是梁公之裔郭崇韜安知非汾陽之孫而君子所以抑揚於其間者誠以此箇事面決非容疑之地只當以疑傳疑以信傳信而不犯毫髮私意乃是平定道理况自家乘而為野乘自野乘而為國乘其以國乘所不載而忽於家乘者殆淺之為見也噫世級愈降譜弊濫觴流沁巨族變改鄉貫者有之矣擅率父祖與為人後者有之矣於是乎人類同於禽獸衣冠淪於糞壤而恬不知恥者何限乃海州氏類始終依本分淳謹無外慕自安於猷猷疢疾之中而不失信義敦睦之正者尤可尚易曰碩果不食又曰食



舊德今之不振安知不為大受基本也其譜自麗末  
左司諫蘆隱公始再傳為都事文東又三傳至吏曹  
判書鼎寔入我顯祖伊後蔭仕上庠若干人尤見餘  
蔭之未艾也主事者良浩斗浩於都事為十五世孫  
云

開城李氏族譜序

李氏貫鄉數十計矣而其以開城者余於李君鉉九  
在守始覲焉問其世曰入我朝開國原從功臣  
贈尹判諱德時乃中佚後起家之祖而啓川尉胡安  
公葢子也工曹判書文良公宣承議郎敦寧副丞宰

孫也縣令匡世工判霽世曾孫也監司之良其玄孫  
以下而七世孫金海府使宗仁壬辰之變與黃金崔  
三壯士同殉于晉州之南江此其載錄譜牒者然也  
今雲仍之散在列邑者近之寶城南平遠之金化通  
川安邊所在單寒文獻不守其寢遠寢微與浮雲流  
水同其泯泯而開城之貫亦將難保者為可慮也幸  
丈人悶惻而賜以一言使吾族有所依賴李君之為  
此言其情甚真其所稱述歷歷有根據余動容嗟嘆  
不可以陋拙辭竊念尊祖敬宗敦親講睦修譜家不  
刊大義而世教衰微人心陷溺昧然於本末輕重之



分者滔滔皆是今於板蕩之會疾之中能大小協力不勸而奔走之以底竣事者其非講之有素而可容易乎雖喙長三尺不容贊一辭因書其問答以諗于李君僉君子

慵訥實紀序

士之談道義講是非猶農之服田工之居肆不可一日去身如使廢農趾繫工手禁飽煖之具絕生養之源人之類滅久矣自秦漢以來士林之禍莫尚於我東我東斬伐之厄亦莫尚於戊午甲子蓋天將降大任於是人既賦以出類超羣之才與德而其終也又

必生不祥之人釀非常之禍使一世正人君子駢首就戮而鴨水以東無小學近思錄者殆幾十年吁亦慘矣抑理之天定不易者有時乎為氣數人事之所推遷磨蕩而不能自主者歟慵齋先生李公宗準鍾精山河多才多藝風韻氣節非塵埃中人固已為異已者所媚疾又以畢齋寒暄一蠹濯纓秋江為師友道義之真是非之正爛然一體則屈伸禍福宜其與同而無彼我之別也然迄今數百年雖童孺婦女語及當日事舉皆切齒扼腕於克墩子光輩如父兄讐者抑何故也以其天理常存人心難誣而一時之屈



百世之伸也於公又何損焉大禍以後重經兵燹文獻斷續固其勢也而若干所傳又失校勘無以徵信則非細故也後孫相哲庸是憂懼哀輯其家傳瑣錄朝野記聞及公之弟訥齋公弘準遺文踏跣至定山中中見屬以編摩之役又請叙其所以然者竊念我監司先祖與公同朝雖取遺各異而見忤時主直道不容大略相似庶齋倚親畫題一律又其的然而不可泯者則事契所重不敢以老病辭略加塗乙摠以名之曰慵訥二先生實紀以寓尚論之義云

霽巖遺集序

蓋聞禮也者天理之繩墨人道之權衡苟能順之天地以位萬物以育而善不可勝用矣如其不然中國而夷狄人倫而禽獸不可一日料生故夫子贊易曰非禮弗履告哀公曰非禮不動告顏淵曰克己復禮贊易天道也告君大節也告門人傳道也夫以聖人之為天地立心為萬世開太平之範圍力量其所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事豈有加於此哉余於是知宗老霽巖公之所存所養別有在焉而非詞章俗儒所可彷彿其藩牆也公自少恭而近禮對文字必整襟危坐曰聖賢之書不可慢也字朮其訓句索



其義經史子集咀嚼爛熟如誦已言嘗謂世教之辭  
弛由於禮學之不明自朱子以後其所折衷無復餘  
蘊而後人之羽翼發明者不可無會同歸一迺取四  
禮問答家禮輯覽問辭等書窮極其源委訂正其得  
失務得至當之歸若其施諸行為則奉親至孝生事  
以禮墓祭以禮建祖廟置什一設義庄待宗族之貧  
不能喪葬嫁娶者以至訓子侄交朋友處鄉黨應事  
物皆曲有條理緇尺斬然苟非真知實踐有契聖人  
之成法其可能哉惜乎邵南之行刺史不能薦天子  
不聞聲而坎壈以沒也余生老漢北見聞謏寡偶於

東都之行奉玩遺編慨世道之日異歎前脩之益遠  
敢置一言於卷端非曰文也聊以塞僉宗詢堯之盛  
意云

### 陶齋遺集序

東都士大夫淵藪雖升沉屈伸所遭或異而節義也  
文章也事業也濟濟彬彬與國中大家同其甲乙吁  
亦盛矣故處士陶齋崔公始終林樊縱不槩見家世  
為儒如潛齋先生危忠卓節固已與天壤俱弊尚乎  
無以議為至若稼隱三樂之邃德懿行質菴公之令  
儀雋望並皆得之於祖孫叔侄之間而承述潤色勿



替引之則其淵源授受不可誣矣公自少知科舉外  
有用心處宗退陶之學講寒泉之編仰思俯讀不得  
不措天人性命之奧四七理氣之紛皆精透妙契不  
悖乎程朱成法則正所謂先立其大而非後學所可  
擬議者審矣公篤於人倫在家在邦人無間言細行  
小節必敬必慎棟宇枕屏盤盃几杖並存戒辭如衛  
武公故事詩格慕法於杜陸筆勢彷彿乎鍾王以至  
山經地緯律曆兵機百家衆技皆曲暢旁通莫之或  
先總而論之其言行文學理事相涵無非自戰兢臨  
履上做出視世之陋儒末技誇多偷靡而都不濟事

者又不啻黃鵠壤蟲也然則是篇之行其所以激士  
風而勵世教者豈云少哉余生也後不克執鞭於公  
無恙之日而迺者百年之後摩挲遺編猥塵一言得  
非慷慨而太息者歟公諱南復字景至  健陵壬子  
登上舍生居慶州治南蓮華山下自號陶窩處士云  
請文者曾孫鉉祥

龍菴詩集序

嗚呼此故上舍龍菴崔公咳唾遺響竊詳公家自貞  
武公以來世風淳謹無外慕致力於仁義忠信之實  
從事乎詩書藝文之場望實儀表誦在樵牧聞著鄉



邦若少屑意進取衆人所貴可端步致之而公乃杜  
門卷退賡衡泌之章續反招之操凡聲色臭味勢利  
紛華之想絕不入於心惟名山韻水隱性存焉如快  
坦太白伽伽俗離杖屨殆遍遇會意處輒隨手記實  
信筆成章往往有非烟火中口氣者至若師友族戚  
哀死述作類纏綿惻愴有足以感天東而篤人紀者  
由是言之古所云皎皎霞外亭亭物表者庶幾近之  
而傳所謂吾必謂之學矣者尤可信矣視世之奔走  
熙攘老白首不知倦其高下得失又何如也蓋既沒  
而嗣孫寢即君茲軾叔拾巾行爲若干編將付諸剞

劂徵言於不佞第念朱先生述聚星亭贊極道其欽  
仰愛慕之義而有嗣守共歎之語其爲誠也深矣後  
之人毋恃其所已然而益勉其取不及積累緒業繼  
述志事使公之遺風餘韻勿墜於地則正所謂先立  
其大者而外人之區區頰舌又不足論也旣以是對  
因書之如右

東峯實紀序

蓋當我 元陵初服忠賢伸雪大綱旣正而不幸蕩  
平之論起於搢紳是非莫別忠逆不分朋比互據內  
釀外煽而戊申事作嶺外物情素以誤者之本領舉



懷疑難其不濡迹於亂賊窠曰者蓋無幾焉時則有  
若東峰鄭公以忠義故家倡一門之賢率同志之人  
建策抗義誓不共天凜然風節動盪一省而莫之先  
焉噫爲子則孝爲臣則忠自是亘古今撐宇宙不易  
之定理也不以貴賤賢愚而有豐嗇苟不為風氣習  
俗所推移變遷而能全其天賦之正者雖在市井草  
莽之中尚可欽仰而無駁矧大賢脚下世篤忠貞而  
遺風餘韻可有辭於天下後世者乎可敬也已後孫  
在櫓甫哀輯遺文及朝野記述為實紀一部附以輦  
窩西溪遺稿徵序於不佞輦西二公即其肖子而協

贊義舉又以孝著聞者也彙情所同烏可以不文辭  
遂書此以示意

小石遺稿序

昔我 健陵以聰明睿智之姿兼躬行心得之政  
以範圍天地陶鑄人物之盛德大業可比埒堯舜并  
駕湯武而無愧焉時則國家昇平民物富殷天理明  
人心正而無待乎 經筵獻替臺閣諫諍而殆一治  
之會也及其遺澤寢遠而世道寢降諛諛成俗謇諤  
無聞而履霜取冰勢所必至當是時也小石金公瀝  
盡腔血出口氣於睡盱偏側之場要以報 國恩而



警頽俗即其懇懇之忠殆令矣夫知感真所謂衆流靡靡一柱亭亭者也夫幼而學壯而行士君子素志即然而進非朮榮退非愆世則乃營老菟裘於江湖之上講服經禮若將終身尤以見所守之確然吁其偉哉嗣孫炳胄輯其遺文爲若干編將付剞劂屬不佞一言以弁之竊惟陋拙不敢輿論於大方家造詣體制之淺深高下而亦於遺事一段合有表著其云理無爲而氣有爲故理有時而不明者非理之罪也乃氣之所掩聖人于言萬語皆欲使人下氣也氣不用事然後理可得而明者可藥石於近世主氣之

說而雖使前輩復起亦將莞爾而笑矣然則是集之行其所以激風節而勵廉恥衛聖道而正士趨者未必無少補云

晚雲遺集序

仁人君子不忍翹然於國憂民計之疎漏闕略而或寓於慷慨論議或發於疏章獻啓決非枉道而干譽銜玉而求售也其視天下國家無一物而非吾心之所當愛無一事而非吾職之所當爲雖或勢在韋布之列而所以致吾君於堯舜奠斯民於衽席者亦未嘗不在其分內也然道有升降世有汗隆而不可以



一例斷定則出處語默一以吾心之權衡而不隨俗  
低仰亦守身之大防吾於是知晚雲馬公之賢也蓋  
公以忠孝世家身居講壑而心懸王室職在卽啣而  
自任甚重其所上封事及廟堂方伯之書類皆知無  
不言言無不盡一是出於愛君憂國之誠而無毫髮  
強勉安排當於古人中求而視今之見利忘義販君  
賣國者又不啻天淵龍豬之相懸也及其歸之以常  
談文具而不見施用則便儻然歛退不出門庭三十  
年者尤以見所守之確然也後孫東碩以其遺集之  
將入梓也扶老踏趺徵序於余噫先祖所居之地一

泉一石所讀之書一板一墨尚可敬止而不衰况精  
神心術之所寓平生行事之所載而可任其泯沒無  
傳乎書云肯堂肯構詩曰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君  
其信矣乎

開隱遺集序

君子之教先其近小而後其遠大驚於虛遠而不察  
切已之實病固不可安其近小而忽於道體之本源  
亦非復學之全體也故朱先生述小學近思等篇先  
之以天人性命太極陰陽之說其旨深矣開隱高公  
天分甚高不待文王而興修於身而行於外先德義



而後文藝尚本實而略浮華類不失粟牛法門至其  
工程大致則謂萬事萬物有著而為所當然有微而  
為所以然者剖析格理氣之辨密察於公私之別妙  
契發揮有圖有書雖不克就正格當時大方家眼目  
其一出於深造自得而為後學輩標準儀式則雖謂  
之有功斯文可也後孫石鎮重刊其遺集徵序於余  
噫世衰道微士之自修者其不流而為胡廣之中庸  
鸚鵡之能言者幾希其能兼近小遠大而渾然無弊  
者殆絕無而僅有也然則是編之行其所以激頹風  
而裨世教者豈曰少哉云爾

### 西浦集序

士君子所以立於斯世槩不可執一而論或出或處  
或語或默一聽吾心之主宰而不與眾俱往者庶幾  
寡過苟或因物有遷不知所裁則或汨於聲利之場  
或驚於僥倖之途枉己者無間尋尺之餘者不羞蹙  
足情欲熾而本實壞此夫子所以歎息在末見剛者  
而世教所以漸淪於叔季也愚於是知西浦先生郭  
公雍容整暇始終一節當於古人中求而非悻悻自  
好者所可彷彿其萬一也何以言之公以淵源故家  
蚤年英發戰藝場屋精能華妙直將關象俊之口而



奪之氣其將因此進就馴致立揚殆及覆手耳乃知時文外有一段爲已事師事杏村聽松二先生得聞進學致知居敬存養之說則輒默然神會浚造自得而若將終身何其偉也晚捷巍科進途方亨顧乃棲遑蹭蹬取嘗踐歷不出於郎僚郡紱之間而事上居官所在盡職無壹鬱佗條之意見於眉睫言辭之間者又何其安閒而不迫也謹按其狀公之一時儕友甚感而傳菜之師自金楊菴謹恭始性簡默好寧靜韜晦聲迹不尤人知其詩曰余生千載下竊慕古人心蹭蹬已半世浩歎無知音固竊且自守不肯枉尺

尋丈夫出處關世運時來猶作商家霖噫亦可以槩公平生矣公諱說字夢得嘗居湖西之內浦自號西浦居士云

湖山萬死錄序

夫子有歲寒松柏之訓而釋之者曰士窮見節義板蕩識忠臣由是言之論人於百年之前者不于其平常無事而於顛沛流離之間則可庶幾乎夫島夷之侵軼東韓厥惟久矣以及我朝則陵寢百世之讐士民八年之厄莫慘於壬丁兩燹亦志士仁人立身著義之日也晉陽鄭氏湖山公兄弟詩禮法家忠



孝本領粹蒙大難崎嶇異域蹈歷萬變素志不渝卒  
致狡虜感服全節生還如蘓中卽故事而曰萬死錄  
者卽其首尾事實後之人苟卽此而反覆上下則可  
見其戀親憂國至誠惻怛有足以感天東而篤人紀  
者視世之忘讐愛仇販君賣國而覷然無恥底一流  
人又不啻天淵相懸然則是錄之行其所以激風節  
而厲廉恥者豈少補也哉只海上錄之歸重月峯而  
蹉過湖山有不可詳者蓋言大連之善居喪而不及  
小連言叔齊之諫伐讓國而不及伯夷則當作如何  
者也抑當時編摩者偶失照檢而非欲其軒輊異同

然在後嗣子孫亦不可昧然因襲而為究竟之地也  
錄中好仁好禮於公爲袒免之親亦茲附見主事者  
昌奎鍾璣其名

清州楊氏族譜序

天下之生久矣由吾身溯而上之因乎前者有本引  
而下之俾乎後者無窮計不知爲幾千百世書契以  
後水火兵燹飢饉蕩析生民之厄多矣文獻斷續而  
人不知所自來者十居八九則明系叔族豈易言哉  
我東氏族淵源久長蓋亦指屈而若其無廢無缺奕  
奕綿綿道義也節行也文章也事功也磊落相望數



十年如一日者莫上黨氏若蓋其先自晉叔向始  
漢有關西夫子勝朝忠憲公以 皇明宰輔佐理東  
藩功莫與京逮至我 朝若忠簡公之討賊樹勲會  
寧公之文武全材文惠嬪之秉義殉節 公之退  
休自靖蓬萊鑑湖道谷以下諸君子之炳炳樹立乃  
求之異世不可多得矧萃在一門後前匹美者乎鳳  
雛無凡毛玉山多層峰吁其盛矣哉楊氏有修譜之  
役使門秀士圭錫致敬屬余為弁文余謂所求於人  
者政為其揄揚先德或有未遑而不容但已者今君  
家閱閱聞於天下者既如是作家文字又皆一時鴻

碩委曲布叙無復餘蘊夏安容他辭為哉因念我十  
三世祖妣乃楊氏贊成公曾孫女當是時爵位名德  
兩家家聲殊不草草顧平陂百年零替到極而彼我  
索然遽如許矣寧不慨然要其大致滾滾青紫非榮  
也瑣尾困窮非辱也惟先訓先德是講是守法言法  
服不得變更有以自立於歐巴懷襄之中者乃吾與  
子所共自強處也彼外來榮瘁又何美焉請以是為  
序

晉州鄭氏派譜序

余僻處漢北於湖南和舊有鄭經原昌奎諸君後先



託契相信久矣近有修譜之役屬余弁卷之文噫人有恒言正倫理篤恩義其事則在明譜系叔宗族誠可急而不可緩况今歟歸鳥跡文在中國文師大邦泯然一色天顯民紀無地可講則惟各親其親各長其長附之言語文字之間而闡先徽於既往開來裔於無窮又目前之急務也夫鄭氏先德自平章事以下歷文英文良忠在諸公奕世名位尚乎無以議為賢忠莊總侄萃又 莊陵三相之一其後簪纓節行孝友文學前人之述備矣更何贅焉顧譜家規例盖亦大同而本末輕重尤當致意史氏贊堯以親九族

為明峻德之始中庸九經修身尊賢居親親之先是則古人微意又不可不知也若其條例損益自有門中公議茲不論著云

安員外琦良六十一壽帖序

吾先季父有一女婿即安員外士成季父常稱士成厚德必享壽福既士成以博學遊京師雖嘗為公卿大夫所推重唯阨於一第人莫不惜晚由蔭途歷郎署及逢甲午則曰尚可以仕乎遂呈病歸黔陽山下歸則夫婦偕老子孫和樂賓客朋友日來談山水供清歡其子獲能力貧孝養不以有無累其親人又莫



不羨其晚福之全而兼誦其子之賢於是乎吾季父之言始驗矣至丁酉六月初度獲又能辦大酒餽大慶佐以知舊頌禱之作百餘篇以吾姊氏故漢亦使余爲一言嗚呼士成與吾結髮相知四十年于今矣較其德業雖無加于少時而風樹餘生幸得並存於萬山溝壑之中猶以文字相慰於父母劬勞之日其情可悲而其事亦奇矣雖不知以後餘年之爲幾何而惟不得罪於先聖先王以無忝我所生又推其餘使子孫無大過斯可以沒吾寧矣士成之志豈異我哉壽福士成之固有而頌禱諸作之取盡也吾之文

所以叙吾二人心事之所存也

慶州崔氏大同譜序

惟我慶崔世所稱六部大姓三韓舊族也鼻祖文昌先生挺生羅季蔚爲我東之儒宗至今殆千年雲仍之散在八域者可謂其麗不億而夷攷上世則先生以前文獻無徵先生以後又未免六七世失系此實吾宗莫大之恨而歷麗迄我未遑大同之譜者亦一欠典也然聞人達官顯於兩朝者磊落相望姑以我朝言之 國初有石溪添老遜翁邇觀稼亭清守罔僕之義中葉有永思亭亨漢極諫致死監司灌危言



見黜功臣則有鷄林君漢洪鷄城君湖殉節則有忠  
毅愛亮判書應虛 贈叅判仲福至若忠齋淑生梅  
谷淑淨郡守裕泰禁錮于黨禍外臺都事秀俊嘉陰  
處士光肇卓異乎學行嘉陰府君則士林謂之鄉先  
生可祭於社者也挽近世級愈降人物眇然朝無冠  
冕之嬋媯鄉無文學之表著弱子殘孫類皆苟全性  
命無異乎枯木死草噫何其寥寥也天下之事有輕  
重焉有緩急焉人家之所重且急者尊祖先叔宗族  
是已尊祖收族莫如修譜而派譜亦云難矣至於詢  
謀僉同合為一家以講百代至親之義則是豈可易

言哉余嘗慨然于斯耿耿思量已有年昨歲在癸卯  
家兒永祚與湖南宗人相景基龍謀成大譜始役于  
仲夏翌年窮月功告訖余以老昏猥忝都有司之任  
而校正凡例則永祚與宗人之老成者主之吾家則  
依舊譜以文昌侯八世孫版圖判書藹為遠祖光州  
則以鷄林君光位臨陂則以左尹玄進茂長則以密  
城君堤其他上系失傳但知十餘世以下者並各祖  
其中祖以附焉雖其零記瑣錄固未知為十分正當  
千古信史而大綱則正矣其視紊亂昭穆換易父祖  
終為偽譜之歸者得失果何如也蓋嘗論之天地萬



物未有無本而生者木之千柯萬葉始於一根水之千派萬流始於一源豺獾報本鳥反哺况人為萬物之靈而忘其所自出可乎子夏云四海兄弟橫渠云民吾同胞况以一人之孫而不思敦睦之誼視若秦人之肥瘠則宗族又奚貴焉此程夫子所以有管攝天下人心須是明譜系收世族之訓者也唯願吾宗各自勉勵秉心砥行克承詩禮之家堊不迷腥羶之長夜則族雖衰猶盛也若或見利忘義得罪名教則雖富貴掀天威武盖世適足為識者之笑而大非我祖先之所望也余於丙子譜會已玄晏今於大同

之役豈可無一言以負我僉宗之託也敢述大略以為之序

南平文氏族譜序

根深而末茂源遠則流長南平氏自三韓以後世食舊德名卿顯士譜不絕書傳至三憂堂先生當麗季昏亂之日同鄭圃隱李牧隱諸賢倡明正道從事於仁義忠孝之實致力乎叙秩命討之顯功存斯文澤被蒼生遺韻餘馥民到今稱之蓋所謂有終身之憂而基百年之計者也自是以降繼述趾美之大小微顯固非後人所可窺測而觀於作家尚論則以糾正



鄉俗獎進後學推勉修齋篤孝純至為世矜式推白  
艸堂敬軒學有淵源望實俱全推茅溪楓菴卻毅詩  
書壽侯春秋推休軒沙塞絕域辛苦全節推止軒志  
感風泉高尚物表推太古亭以至東湖敬菴巖溪防  
隱之臨危殉節制行特異雖其氣象規模略有不同  
而遵守聖賢之成法繼承祖宗之緒業不失忠孝命  
討之實則又同一軌轍也考其居則嶺湖數百里在  
在布列其麗不億矣論其世則上下數千年講明傳  
授又如其言足聽聞猗歟感矣由是而紹述闡繹  
處而在家則敦本務實極孝友睦姻之政出而事君

則雖進易退思盡忠補過之道有以自拔於人獸交  
際之會則文氏之宗赫然勃然光于永世者又安知  
不自是譜中出乎詩云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言有德  
者必有後也文氏其勉矣乎是役也後孫基良載豹  
宅鎬錫杓實尸其事吉鎬濟萬浩惺問序於余



勉菴先生文集卷之十八

Blank columns for text.



